



10770

牧齋初學集卷第七十二

傳三

瞿元立傳

公諱汝稷字元立吳郡之嘗熟人也以父文懿
公任爲郎累官長蘆都轉運使詔加太僕寺
少卿致仕公娶徐尚書之女文懿公之喪三年
不入內徐有通問之奸公叱去之尚書聲勢烜
赫郡邑吏承奉風旨脅持萬狀親知故舊交關
游說公屹不爲動則養死士遮道刺公黃金白
刃交錯衢路覆巢毀室命在漏刻公廬於文懿

牧齋集七十二

之墓明燈讀書門闔不閉指墓前宰木以誓曰

此吾死所也一日持平交刺謁尚書踞客座尚
書厲聲詰問生自念亦有所悔乎公仰而應曰
悔不能刑於寡妻至於兄弟尚書默然而止策
仕得臺府散僚廉辨持大體軍餉自府幕給發
有入官嘗例錢公在中軍府悉謝去已稍遷左
府故事中府都事出軍士跪逆諸途它府則否
軍士之跪逆左府自公始也同官與豐城侯爭
禮執政右豐城公取永樂中儀註以進執政莫
能難扶溝令以拱宗人被逮嚴旨下部議公爲



刑部郎當具讞請于尚書曰宗人安得佚宗正
條微服入令庭令自扶扶溝民耳何罪讞上令
得釋南繕部爲奸商窟穴興作輒倚辦商冒破
金錢無算公請用兩關灌木權木不至朽蠹而
尚不得比而爲奸權龍江關與陳御史共事美
縉悉歸公帑南都人爲之語曰長御史怕短主
事蓋公狀短小故云而陳御史者乃益盛稱公
爲言于大司空朱公遂用推擇爲黃州大守公
生平念任子一途在于綺襦執綉之間非國家
所倚重而其人亦鮮激昂感槩如長沙黃巖者

牧齋集七十二

奮欲一洗之中更家難益自刻勵服官南北投
分皆海內名士志節慷慨相與引重而公又嫻
習吏事潔身修行歸本于實用以一任子居間
曹人望之如鉅公長者云而黃故羯羗好訟公
謝絕請託手削爰書大聲誦之琅琅徹堂下訟
者叩頭服罪傳相救厲詞訟衰止嘗爲詩曰訟
庭橫高霞質成澹無事蓋其治狀若此麻城令
不善事上官御史欲彈治之公爭之強遂并鐫
責公無何徙治邵武中貴人括稅者移檄入郡
用監臨體公爭之不得遂移病歸卽家拜

太守湖南上官永順彭元錦最強與酉陽冉御
龍相讎殺而保靖彭象乾者御龍之出也象乾
失愛于其父欲立其弟象坤元錦助象坤聚兵
逐之事久不解公移檄諭元錦曰竊聞宣慰悅
禮樂而敦詩書數奏膚公不自矜伐苟循是道
先允林世麟之賢聲可跂而及也乃以挾立彭
象坤一事噴有煩言夫立後自有成法撫按司
道諸臣孰肯從宣慰而紊國家之法耶宣慰世
受爵封耳目綦聲色口體綦甘適指揮進退罔
不如意三州六司之人豈盡勇力才諳不逮宣

牧齋集七十二

二

慰而俛首聽服哉亦恃國家之法耳終身覆幬
國家之法而不知法之覆幬我是猶魚之在水
而不知水之生我也魚不知水之生我蕩而失
水則雖有鱣鯨之力且制于螻蟻矣人不知法
之覆幬我縱而敗法則雖負富強之盛且懼于
僂辱矣宣慰自恃富強謂朝廷莫如我何宣
慰自計孰與寧夏之唃與播之楊氏哉唃拜以
降明數立戰功歷位總戎遂有驕色既而鄭經
略行邊以其子承恩隨軍承恩視邊城諸軍皆
出其下歸益驕先是歲一日有雀集拜之左有

旋而右繞者匝匝凌雲而翔拜喜語人曰煙霄
遐舉此其徵乎及寧夏兵亂衆欲推拜父子則
先歲雀翔之日也于是乃逐亂軍爲變寧夏城
與虜僅隔一後衛守後衛者爲蕭如薰楊司空
之婿也狀貌如婦人女子拜遣驍將唵雲往攻
之楊司空女力贊其夫誓以死國如薰鼓勇而
前以一矢斃雲拜爲奪氣拜父子卒就屠滅雀
集之祥可知已矣以拜之強倚北胡之援而一
荏弱少年與一翠惟砥室之女子竟能當先而
挫其銳天下事何可易量乎宣慰之強不過唵

拜敵國之援不如強胡職司楚地者又豈之一
弱將一女子哉竊爲宣慰危之也唵拜事尚在
北隅播州之役宣慰嘗馳兵而與之角矣往者
萬人喪者八千蓋十不存二其強豈後宣慰播
地之險且廣又孰與未順也安疆臣九域土司
之冠也以女女應龍子豈不念其親姻而從大
軍共滅應龍計一失足於應龍且與應龍同禍
故忍情決愛以圖自保也今宣慰釁端尚淺翻
然知悔白圭可全若不良圖而遂巡護前噬臍
無及竊爲宣慰措歎且宣慰所以甘心象乾不

利其立者以象乾酉陽所自出慮其合而厄也
也宣慰一出師而象乾僅以身免酉陽疆土亦
日蹙其無奈宣慰何亦已明矣重虞易與之鄰
國而忽視不可干之國典不亦異乎昔尉佗決
計于陸賈而彭寵失聽于朱浮豈賈浮之言有
善不善哉兩人之聽異也宣慰誠能聽本府之
言尊國家之法保靖立後一從漢法請力任其
無咎不然宣慰所樹碑家廟以播事垂戒子孫
後事之師豈遽忘之也元錦捧檄泣曰太守生
我矣遂解兵去不敢逐象乾而元錦所題詩句

流傳巫黔閑語頗不孫又匿彭勉忠數人不聽
出當事者欲窮治之公謂元錦用命不用命關
係國體詩句有無不足問彼既用命又欲窮治
其用事之人恐威損而法不行管仲相齊下令
于流水之源令下而不察下之所未必從非行
今之術也後先奏記數千言保靖永順酉陽三
司事乃大定亡何勦紅苗之議起公上議兩臺
曰苗地接楚蜀黔三省當楚蜀者晏然無事寇
盜竊發卒歲不過一二舉黔視楚蜀多苗警邇
年頗寧息今茲之釁實起于黔總戎陳璘蓋黔

有食糧熟苗龍惠大種苗也居小橋頗爲部落
所歸中國羈縻之假以指揮服色總戎初至遽
革其糧苗警日起總戎以爲皆惠也二月總戎
使健步王仁續至惠寨仁續淫苗婦惠并苗婦
殺之白狀于總戎總戎誘惠殺之盡滅其家五
月復殺其弟富夫漢法民姦人婦女者并殺其
婦則勿問惠故奉漢法也又以白總戎何至殺
惠而滅其家乎覺起如是曲在我矣奉詞討之
不亦難乎據沈洋之坑謂其地徑不過百三十
里則自方四計之五百二十里圓三計之亦三
百九十里況其地勢與南越同真有如劉安所
稱山川要塞相去寸數而閒獨數百千里者未
可以幅員程計者乎四五百里之內其人奚止
數十萬上下山險若飛履茨棘嶄岳跳躍如猿
猱方跳躍時以一足蹶張背手傳矢往往命中
掉鎗以衛弩執弩者口銜刀而手射人度險能
整退必設伏此苗之長技也而其性好獨居阨
守不能遠攻今若盡殲其類則彼將聚而救死
酋長無樂生之心部落有必死之志以數十萬
之衆據四五百里不可測識之山川我未可以

速得志也我國家征苗之師宣德六年興師至
十二萬而都督蕭綬最稱勇略綬馳師池河入
苗心腹之地也田藝圃以示久畱諸苗震悚綬
受降設堡而退正德之師二萬三千嘉靖中興
師如正德之數旣復益萬餘而殺傷亦略相當
國家之不盡殲苗也亦愛苗而不攻乎抑亦窟
穴遐僻道路阨塞未易窮討乎 二祖創業垂
統凡夷漢雜居之郡縣必名之羈縻蓋取漢虞
詡之言欲臣子顧名思義知懷柔撫綏之道也
今乃橫席中國強大興無名之師括扞軸皆空

之財供組練不貲之費勞瘡痍未復之衆攻往
古不臣之夷苗之所結怨一人我之所騷動三
省背 二祖之訓貽兆姓之憂失策甚矣爲今
之策惟令各哨堡傳諭苗長其不願助龍氏爲
亂者人自首與之劄諭以攜其黨而誅其不用
命者苗自縛渠魁以獻餘悉赦勿問卽使一偏
裨提千若百人往足辦矣不然黷武興戎兵連
禍結國家之患吾恐其自勦苗始也議上事得
寢溪峒蠻夷難擾易亂不當以漢法治之流官
治夷又不能一切循漢法生蠻夷心而卒以糜

弊國家永順紅苗兩役徵公其不爲播事者幾
希公以一郡守削赤一牘再弭疆圉大故曲突
徙薪之功世故罕有能明之者也貴陽按臣欲
以四衛屬黔及復設沅州總督川湖貴都御史
公條上其不可狀公守辰猶能抗國家大議以
郡守譏駁御史去今才十年餘耳長蘆鹽政日
弊公以都轉運使往治風清弊絕汰潞藩食鹽
之艘蠲商人落地之稅皆與中涓文移往復力
陳利害乃著爲令歲大侵議興工作浚利國濠
六十里興國河八里事舉而民不害是歲上計

牧齋集七十二

八

京師舉清廉異等庚戌春病甚上疏乞骸骨卒
於滄州之官舍福清葉公聞之亟言於銓部覆
請加少卿致仕公熟習國朝掌故畱心於人才
政術自分宜江陵以來朝著變更黨論錯互抵
掌而談若數一二居恒謂代無全人人無全是
黨人無補於漢世而宋賢有辜於新法其所與
游多當世名士以道學氣節相題目者然公之
持論若此於書無所不閱考訂異同箴砭躋駁
援據蒐討不窮極源流不已博綜釋典酷嗜宗
門諸書手撮其玄要者爲指月錄自言每一點

筆如一餅一鉢從諸耆宿於深山古木之間其樂無以逾也痛疾狂禪於顏山農李卓吾之徒昌言擊排不少假易中吳管登之先生講三教合一之學公納履稱弟子晚而與先生論學則曰無問學儒學佛學道苟得其真不妨喚作一家貨否則爲三脚踏終無用處先生表章石經大學公考覈爲僞書作質疑以正之曰不直則道不見弟子事師當如此也公少好辭賦遘難時作松聲賦以自廣邵武歸作武夷雲鶴二賦爲時所稱五言選體及佛乘碑版之作尤富有

集十四卷贊曰公嘗教鮑明遠作行路難十八首其自序曰少侍先文懿遊兩都長罹多故既以下寮服政中外預聞游世得失之端湍峻之隱請骸未遂閑閣多暇言念昔吾真遊羿之殼中乃今謝事可幸免夫援筆寄感遂如鮑章數讀公之詩與其所以自教者文入之心與勞人之志其可以想見已矣公嘗語余古今政治名實參半如朱子嘗平倉亦虛名鮮實用欲論著之未果余爲公傳述其論永順紅苗事詳著於篇俾後世得以覽觀焉

顧仲恭傳

顧大韶字仲恭嘗熟人也父雲程神廟時爲南京太嘗寺卿仲恭與其兄大章字伯欽孿生子也連袂出游人不能辯其少長有張伯皆仲皆之目伯欽舉進士奉使休沐顏面膏腴衣冠騎從甚都仲恭老於書生顛蓬不櫛垢不澣口不擇言交不擇人潦倒折拉悠悠忽忽每引鏡自詭曰顧仲恭乃如許仲恭少治詩義專門名家竟陵鍾惺定爲本朝第一長益肆力於學問六經諸史百家內典之書靡不亂其津涉啓

牧齋集七十二

其鈐鍵而其所沈研鑽極者詩經三禮莊子也其讀書也一覽卽了大義通明指歸又不憚穿穴訓故用以會粹異義剗削隱滯一以爲通人碩學一以爲老生宿儒蓋兼而舉之也其論詩以爲詩有齊韓魯三傳毛傳出而三家廢鄭箋時與毛異唐宋諸儒多與毛鄭異朱子盡掃毛鄭槩以鄭衛爲淫風世儒皆知其繆其尤蹇駁者則不取義之興也旣不取義矣又何興乎又有全不會小序之意妄自剛改者伐木之序曰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各有不須友

以成者此篇乃答上篇棠棣之意雖燕親戚而以朋友爲重棠棣譏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此言人不可不求友生至於父舅兄弟亦當以酒食相親洽也朱子取小序首句而刪去下二句則直以父舅兄弟爲朋友矣其可通乎鴛鴦序曰刺幽王也古之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朱子直注云鴛鴦于飛則畢之羅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宜之矣夫鴛鴦之懼畢羅此豈吉祥善事而以興人主之福祿乎此二章乃一正一反以爲諷諫于飛則畢之羅之在梁則戢其左翼明動者之有災靜者之无咎也周自昭王南征而不復穆王西征而徐叛自此以還以巡狩爲危事故卜征五襲吉而後行此所謂交萬物有道而詩人以爲諷也正與魚藻王在在鎬飲酒樂豈同義一吟詠而知非盛世之詩矣此之不解豈所謂以意逆志者乎今欲刊定一書當用毛傳爲主毛必不可通然後用鄭毛鄭必不可通然後用朱毛鄭朱皆不可通然後網羅羣說而以己意衷之嚴粲詩緝作於朱注之後獨優於諸家而大全之作敷衍朱注一無發

明用覆醬甑可也其論禮記謂自宋以前爲禮經之學者惟知有鄭注孔疏康成以耆德雄辯壓折千載穎達依阿其旨無所是正自宣和有好古之主于是三代器物閒出於墟墓伏匿之中學者援以證漢人之多謬而陳氏之集說出焉未有集說以前學者之患在于疑而不能明既有集說以後學者之患又在乎明而不能疑不可以不深維而自得也其論周禮則地官之原隰羸物小司徒之上中下地以及鄉師鄉老州長之名秩春官大宗伯之天產地產春官之

世婦夏官馬質之甸內外司燿之出火內火冬官之量豆羶案以及匠人營國皆援經摭傳考古徵今以訂補注疏之疏闕而小戴記是正者尤多其辨五帝世繫曰康成于載儒宗而惑溺緯書王肅引經據傳用以難鄭惟五帝世繫則康成絀史記本紀而取春秋命序曆最爲有見王肅據家語五帝德以闕之斯爲繆矣五帝德篇太史公採爲本紀謂黃帝少典之子也正妃螺祖生二子一曰玄囂是爲帝嚳高辛氏之祖二曰昌意是爲顓頊高陽氏之父帝嚳生堯及

稷契顓頊生鯀鯀生禹自黃帝至禹皆同而
異其國號夫三皇五帝之事若存若亡詩書之
傳所不載閒可推尋則必於左氏內外傳求之
左傳郟子之言曰炎帝以火祀故爲火師而火
名黃帝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少昊氏之立
也鳳鳥適至故爲鳥師而鳥名自顓頊以來乃
紀于近繇此言之則少昊在黃帝之後顓頊之
前明矣今本紀五帝不數少昊而直曰黃帝崩
其孫昌意之子顓頊立則將置少昊于何地乎
或又曲爲之說謂少昊卽玄囂玄囂號曰青陽

而少昊號曰金天迥然有金木之別其非一人
可知且玄囂若立爲帝豈容降居江水或又曲
爲之說謂少昊卽少典如是則反爲黃帝之父
矣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克之而代其位何容
炎黃之間更著少昊其必不然者一也孟子曰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
左傳曰九州之險是不一姓此乾坤消長剝復
自然之理也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乃
命重黎絕地天通顓頊氏之衰也共工氏霸而
不王帝嚳伐之而序正星辰皆其子孫失德衰

敗而異姓代興若黃帝之後卽少昊少昊之後卽顓頊顓頊之後卽帝嚳數百年嘗治不亂則九黎共工安所廁足於其閒其必不然者二也古者帝王革命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用繼世而有天下則否若少昊顓頊帝嚳親爲黃帝之子孫而儼然革命更姓改物視其父祖如興王之待勝國則悖德已甚矣其必不然者三也凡左氏所云高辛氏有才子帝鴻氏有不才子者皆歷代帝王之苗裔耳受氏之後雖數十百世亦曰某氏非必指其身也而讀者不察

以鯀爲顓頊之親子以稷契俱帝嚳之親子于是竹書紀年謂鯀一百九十歲而誅推其受命治水之年蓋已一百八十一矣堯之禪舜舜之禪禹大約在九十左右寧有一百八十方膺重任者八十九十曰耄有罪不加刑焉寧有一百九十而置大辟者堯未舉舜之先書稱百姓昭明庶績成熙稷契果親弟八十年而不知堯豈若是之愚而羲和四岳諸臣蔽賢焉若是哉其必不然者四也命序曆之言曰炎帝號曰大庭氏傳八世合五百二十歲次黃帝一曰帝軒轅

傳十世一千五百二十歲次少昊曰金天氏卽窮桑氏傳八世五百歲次顓頊卽高陽氏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次帝嚳卽高辛氏傳十世四百歲此康成所据以紘本紀而予亦深信不疑者也黃帝壽三百歲後九世合得千二百二十年或亦有之或一千字爲衍文闕疑可也康成信緯書莫失於六天之說謂天皇大帝等俱有名字而後世乃千載遵用莫得於帝王世數之說而後世絕無信從者以此知人心不同衆言淆亂而好學深思者之寡也陳壽蜀志稱秦宓

見帝系之文著論以明其不然今其書不傳而禮記疏中載孫炎駁王肅聖證論文多散佚予乃彙合傳以已意作五帝世系辨其餘如正蘇明允太玄論駁蘇子繇洪範五事說辨李翱五本經縱橫浩汗不下數萬言而謂太玄可以不作欲追廢桓譚張衡于千載之上吾未之敢許也仲恭論經學于近代少可惟推武林卓爾康十五國風論以爲通儒爾康勸仲恭著書垂後仲恭復之曰古人之書汗牛充棟吾輩雖勤學者尚不能十窺二三况吾輩之才學遠不逮古

人而後之學者其勤又未必及吾輩縱復有惠
施之五車其誰傳之又曰春秋以前作者之事
備矣雖有聖人但述而不作宋元以來述者之
事備矣雖有志士但當誦而不述爾康無以難
也慈谿馮公元颺按部海虞造門修謁請所著
書仲恭亦以斯言謝焉晚而語余吾欲將十三
經諸子墜言滯義標舉數則勒成一書竊比於
程大昌演繁露王伯厚困學紀聞庶幾可以謝
諸公及吾子矣易簣之前繕寫所箋詩經禮記
莊子俾其子屬余今所傳炳燭齋隨筆是也仲

恭自負才敏傑然有志於當世衰晚病廢志意
約結作爲文章以自慰諭嘉定程孟陽稱之曰
李文饒之流也作竹籥傳曰竹氏之興蓋顯于
禹益之世至周浸盛有名策者與端木氏之名
方者齊名竝以強識聞方專史職而策好博小
物爲人修直無頗帝命與投鉤氏互司利事市
民之分貨財不平者咸質厥成又善事鬼神神
降言必憑焉巫覡莫及也其族初在遼西今支
齊桓公伐山戎斬孤竹乃遷中土漢帝將立后
未定侍臣請決之策帝不能用晉武卽位問世

數策對以一舉朝駭愕相顧咎策失言策不以
屑意然其言卒驗後更名籤任齊梁閒爲諸王
保傅久之罷去入唐爲陳武烈帝大祝傅帝意
作韻語簡奧類焦贛易林入宋復辟江東神幕
更爲長句俳俚通俗關壯繆侯之改謚武安王
也倚勢辟之王甚神聖得籤佐益著膾炙明興
爲王立廟京師正陽門命籤典謁凡士之求官
位者商賈之求奇贏者吉凶利鈍無巨細皆謁
王王倦于酬對穆然無言目籤使以已意答之
籤受命如響巧發奇中萬曆閒名浸盛太宰聞

而賢之薦于朝命入吏部貳文選郎事先是選
郎多黷貨或巽懦狗請託有賢自好者避怨譏
嘗惴惴衆推籤廉平遂以選事委焉每朝廷有
大選選郎第按故事注品官其地之遠近善惡
劇易與人宜否一決于籤太宰據籤所定成奏
上之天子天子輒可其奏內外無閒言籤亦喜
自負浸以驕泰入吏部堂立太宰下挺然無所
屈居嘗慷慨大言堯舜以後代無真人使我得
行其道無懷秦豆之治何足云哉或問曰子道
已行矣又何閒焉籤曰未也鄉會試之榜翰林

科道之選皆本朝所重也數者我無一與焉悉以畀吾吾志快矣士之失職者傳其語爲口實舉朝爲之不平于是臺省文章劾籤怨望宜下法司訊天子曰籤忠臣也下法司且死將廷鞫之期日命籤聽于朝公卿以下咸集遣司禮太監詰籤汝以小臣與聞大政分已踰矣猶懷怨望何也籤曰臣何敢怨望哉臣見中朝貴要人共爲欺罔以誤主上受主上深恩不勝狐憤故發此論耳主上試面詰在廷諸臣吉士之選不以貨取乎科道之選不以夤緣進乎吏部之有

頂首科場之有關節不累見白簡乎使臣爲政縱賢愚同貫何至繆盞若此宋歐陽修知貢舉惟朱衣之言是聽夫朱衣第善點頭耳臣乃善爲詩四五六七言皆如宿構使修復知貢舉舍臣無與共事諸臣自視何如修乃毀訾臣耶于是公卿以下同詞奏曰籤侮朝廷輕當世之士無人臣禮且籤在吏部縱吏胥納選人賄上下其手籤陽瘖不問詐爲愚忠實敗國事罪當誅籤曰敗國事者非籤也諸臣結結吏胥共爲姦利百方賣臣臣疎于簡下理宜有之書曰宥過

無大刑故無小臣之見賣過也諸臣之賣臣故也主上以爲罪宜誰坐且臣本山山人自虞夏以來修身數千歲廁迹巫覡祝史之間隨俗上下主上特簡臣佐吏部臣豈有心求之哉臣不飲不食無妻子之累得賄將焉用之主上若以臣爲不肖卽日解臣吏部職聽臣仍歸武安王廟得死所矣臣謹伏階下以俟太監以狀聞天子曰吾固知籤忠命還部掌選事如故籤知世不容忽一日棄官遁去莫知所終或曰觀音大士挈以歸淨土云野史氏曰古之司銓者權氏

敬氏皆名能其職權氏善低昂人錙銖無所假類非長者敬氏好面詆人醜恨者至欲撲殺之明哲保身吾有憾焉固未若籤之虛已御物德怨兩忘也或疑籤蓋巫祝之流不宜在廊廟是殆不然太戊以巫咸爲相成王侯卜正于滕巫祝又豈可賤簡哉籤遭逢聖世致位津要蟬脫穢濁以全其軀詩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嗚呼賢矣又後風賦曰李商隱有風賦陸龜蒙有後風賦李止譏其齧臭未盡其罪也陸更賞其恒德則幾好人所惡矣作又後風賦以正之仁不

害人義不穿窬傷人及盜漢法必誅二罪并發
乃在濡需請數其惡始服厥辜昆蟲之醜實繁
有徒與人相邇損益各殊蠶絲蠶蜜翻効勤劬
絡緯促織蜻蜒螻蛄螢飛蝶舞助人爲娛若斯
之倫固不可無鼠婦蚰蚘穢我階除胥庭網戶
蠪蛸蜘蛛螻鳴于土蚓歌于塗怒臂蟥螂祝子
蒲盧撲火役鬼投燈煎軀煖產竈馬羶聚玄駒
地鼈蝸牛負蟄推車總屬堪憎無傷于吾若斯
之倫聽其所如爰有白蟬善齧吾書蠹侵嘉樹
蛀耗米珠蝗螟蝻螻嘉種是鋤醯敗于蚋肉敗

于蛆飛蟹蝕柱青蠅浣裙是皆吾讎害未剝膚
情在可宥我咸赦諸蠹尾惟蠍鉤牙惟蛛蠖蝮
似蛾玄蜂若壺蛭縮如極虺行蠕蠕守宮壁鏡
藏毒不虛凡彼蒼螫可辟可祛有犯則殺固難
盡屠蛔螻匿胃蚘蟻潛膚我欲除之無形可剗
蚊恃矯翼蚤憑輕軀我欲捕之轉盼而遁若汝
虱者何能爲乎彤眇一黍質無半銖或入吾禪
或托吾襦旬日累代繁孕而居黑食頭垢白吮
身腴爾類日肥我貌日癯譬焉見察循髮鑽衽
既貪且懦既鈍復愚肉食之鄙曾莫汝踰湯沐

既具汝命難紓罪在不赦慎勿怨余風聞斯言
匍匐俯伏靜聽譴訶祈緩涕沃傾耳察之香冊
聲觸齋心以聆若訴若哭號物萬數惟天竝育
蠢動含靈誰非眷屬身命布施于聖軌躅嗟君
之量何其福促我食無穀我啜無菽天賜我餐
惟血也獨我首無角我嚙無啄微啞君肌何遽
爲酷君何不廣請觀朝局聞諸高君吾友有六
皆錫天爵皆賦天祿榮妻任子亢宗潤族吸民
之髓蒙主之目價事無刑廢職無辱嬉遊畢齡
考終就木我美我友飛而擇肉我罪伊何太倉
一粟君欲我誅蓋速彼獄我聞風言怒髮上矗
萑爾微蟲寧望禽畜積汝億命不比奴僕敢擬
朝士騰茲謗讟卽汝明刑豈止湯沐繫之以髮
懸之于竹細篠爲弓繡鉞爲鏃弦絲射之一發
洞腹尸諸棘端以爲大戮仲恭焚棄其稿自定
爲二十二篇此二篇最善贊曰余壯而始與仲
恭游每舉韓退之評柳子厚勇於爲人不自貴
重以相磨切已而讀班史至陳遵謂張竦與原
涉應客之言未嘗不爲反復流涕也傷仲恭浮
湛里閒所謂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

其文章議論將久而不傳故採擇其可觀者著
之於篇葉適敘陳同父之文曰使同父晚不登
進士則終爲狼疾人而已矣仲恭亦云嗚呼悲
夫諱之煥字長公一字彬父黃之麻城人其先
宋宛陵先生後也元至正中避兵徙家焉會祖
吉舉進士守惠州吉生汝觀汝觀生六子長國
楨以御史監寧夏軍平孛賊官止兵部右侍郎
第三子國森舉鄉薦父也公十歲喪父其
其母劉居東山之北莊曰德善益寸園黨維
牧齋初學集卷第七十二

牧齋集卷七十二

最爾微身家與公自稱汝觀不比奴僕數矣
朝士騰竄謗議得汝觀則止湯沐繁委以養
腹之子竹細篠爲弓繡鉞爲鏃弦絲射之十發
洞腹尼諸棘端以爲大戮仲恭焚棄其稿自
爲二十二篇此二篇最善贊曰余壯而始與仲
夫游每舉韓退之評州子厚勇於爲人不自
善士俱稱爲射也西曰矣仲恭亦云觀知悲
多然蓋葉適妹刺同父之文曰對同父雖不登
其文章精論辨入而不刺姑射對其下贈昔者

牧齋初學集卷第七十三

傳四

梅長公傳

公諱之煥字長公一字彬父黃之麻城人其先宋宛陵先生後也元至正中避兵徙家焉曾祖吉舉進士守惠州吉生汝觀汝觀生六子長國楨以御史監寧夏軍平哱賊官止兵部右侍郎第三子國森舉鄉薦公之父也公十歲喪父從其母劉居東山之沈莊日課書盈寸侗儻雄駿異於凡兒年十四爲諸生臺使者按部閱武騎

牧齋集七十三

馬橫絕教場使者怒命與材官角射執弓腰矢射九發連九中中輒一軍大呼以笑長揖上馬徑去使者不懌而罷縣西龍潭絕壁下瞰公指曰誰能下此潭不足縮者乎同游者謾應曰能再問之如初趣舉手推墮之鷺沒泗水僅而得免旁人皆攝驚公談笑不改色人以此異之萬曆癸卯與應山人楊漣同舉於鄉以功名節義相期許盱衡抵掌視舉世無如也甲辰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高陽孫少師以史官同館性嚴重不可一世士獨推重公公在館中語則矯

尾厲角坐則掀髯搖扇視館閣諸公低頭緩步
暖姝相向恒日笑不自禁也居七載出爲吏科
給事中 神廟靜攝日久朝政隕弛公上封事
言近日國事無內無外無大無小釀成一片虛
泡世界如蠹在樹中風起則摧耳方今民窮餉
竭虜橫兵疲大小臣工兵農錢穀之司日夜講
求猶懼不給言官舍國事而爭時局部曹舍職
掌而建空言羣天下盡爲一虛套子所束縛輦
轂之下京營之兵馬入衛之班軍戶部之錢糧
皆有費無用有名無實種種弊蠹動曰舊例不

牧齋集卷十三

二

省是 太祖高皇帝之例耶亦 成祖文皇帝
之例耶敝蠹日積汙襲爲嘗有作意整頓者不
曰生事則曰苛刻事未就而謗興法未伸而怨
集何怪豪傑灰心庸人養拙付國家事于不可
爲乎臣請 陛下嚴綜覈以責實事通言路以
重紀綱別臧否以惜人才臣所言者不過老生
嘗談能真實舉行未必非對症之藥也公旣扼
腕時政又數爲 上條奏故江陵相所以修整
初政督課名實者慨然欲有所建置疏屢上不
見省部黨角立如敵國不相下一無所附離每

有封駁恒兩非之其大指務在破私交絀黨論
矯時救弊愛惜人才而已居六載出爲廣東按
察司副使分守惠州惠獄多寃結栲一連十累
歲不得決閉門周視案牘期且日會堂下據案
呼囚明舉其刑書云何據凡決遣獄成於手中
奄忽如神嶺叢多盜賊勢豪家通行爲之囊橐
盡知根株窟穴所在用沈命法分行收捕窮治
所犯卽時伏辜由是盜賊禁止惠州豪沈烈女
於水禽得就烈女死地撲殺之瘞其女於蕭烈
婦墓旁賦詩刻碑以識焉官家子依倚父勢恣

爲奸利禽治之不可得使人曉諭其父若欲其
子出而生乎抑匿而死乎其父大寤聽其子就
理命寃民如牆而立占人田園若干攫金錢若
干擄子女若干甲乙丙以次質對盡反其侵掠
則縛狼子痛箠之曰用以謝鄉人并以謝而父
也卒自刮磨爲善士公爲吏精於吏職發奸擿
伏厲使疆壯蠶氣類趙子都奮髯抵几罷斥舒
緩養名類朱子元賞罰分明見惡輒取類張子
高仁心爲質不務近名扶養元氣執持大體則
漢吏弗如也海寇袁八老掠潮殺守吏潮非公

所部自請往勦嚴兵扼海道絕饋運斷樵汲散
免死牌數千首服者接踵八老窘迫乘潮夜遁
乞降於閩公督學山東八老率舟師援遼謁公
于登公語之曰海上之役不得望見顏行今何
以在此八老泥首謝曰畏公天威是以走聞今
日敢不爲公死乎公文人不便武事其爲劇寇
畏服如此其視學閩略教條謝絕請寄考課之
暇進諸生而教誡之賢者陞階執手重以慰籍
不類者嚼齒唾罵申以榎楚諸生始而駭中而
服久而歌思頌慕咸以爲師保父母也克富人

謀并隣生園廬使二盜要諸叢薄中梓搏而殺
之有司以盜抵罪公曰是所謂功意俱惡者也
人止一命而盜無兩死今度主使而論盜扶同
殺士衆口謹譁五月不就吏并用柱後惠文彈
治耳逮至一訊而服遂以重論而二盜坐前案
論死天啓元年召入爲通政司叅議遷太嘗寺
少卿三年擢都察院僉都御史巡撫南贛丁母
憂歸里未幾而逆奄之難作先是 神 光二

廟相繼登格 先帝幼冲楊漣爲兵科都給事
中叅預顧命建白移宮及爲副憲案劾逆奄魏

忠賢罪狀羣小嫉奄興大獄逮漣考死言官撻
舛漣黨以公爲首指漣就徵日公往送執手慟
哭誣公在省中受取賕賂牽連卽訊當是時鈞
黨徧天下銀鑄之使四出公自分旦夕逮繫而
獄久未決每呼憤頓足曰我何渠不如野貓頭
致奄黨忽忘我耶野貓頭者公與漣平居相爾
女之辭也已而歎曰主少國危朝家事壞於璫
兒媪息之手刺血草奏大呼二祖十宗之
靈撼承天門慟哭引歐刀自剄北闕下男兒死
耳肯低頭駢首作圜扉中一片血耶短衣襍被

從兩蒼頭跨馬北上親知股栗莫敢過過信陽
故人王思廷止之曰壯哉遂與子長別矣強爲
我少留痛飲信宿而去越翼日邸報至坐追贓
遣戍思廷笑謂公可以歸矣跨馬復返據鞍却
望鞅鞅如有所失也今上卽位召還以原官
巡撫甘肅甘鎮孤縣虜中絕餉七閱月套虜土
魯多蠻犯塞軍無見糧公鈎校邊吏邀勒淮南
中鹽引悉以給商一日得鹽引銀三萬兩有奇
戰士宿飽一軍謹呼乃爲三覆以待虜遣羸卒
數百人領羸畜數羣駐牆內虜入卽反走虜略

取羸畜逐北深入總兵楊嘉謨部前鋒迎戰虜
驚將從閒道闌出則二覆起邀其後礮弩齊發
公親率標兵夾擊虜大敗斬首虜凡七百餘級
生得銀定酋王子綽木素降六百餘人悉分隸
爲精騎甘兵以此益強明年春虜復大入病痾
大黃山下枕籍相望諸將請掩捕之得首虜數
千中封賞率公曰鄙哉用是得侯何不武也遣
譯人宣諭朝廷威德乞沙蹟地活汝慎無恐踰
月虜病瘳望邊城搏顙涕泣引去虜酋小王子
入謝公返其金玉取所貢矢與諸將耦射十射

皆貫革矢矢相屬虜嚙指曰真吾父也烏程用
閣訟攘相位公在鎮檄手罵詈數飛書中朝別
白是非烏程深銜之思中以危法已已冬奴兵
薄都城公奉入援詔卽日啓行虜踞峽口峯瞭
大兵盡東合海虜窺河西公命援兵分五道肅
州高臺兵從西北而東涼莊兵從南而北伏賀
蘭山西徼虜歸路大兵會水泉峽口腹背掩擊
虜再戰再北斬首虜八百四十級我師遂東而
總鎮兵先譁於塗公駐蘭州盛陳兵塞諸隘口
下令盡赦脅從斬首亂一人以首虜論賞夷丁

莊哈傑等斬五人以獻公叱曰首亂者四人安得五也賞四人扶一人一軍皆喜曰吾屬無憂矣甘鎮去都門七千里師次邠州奉詔還鎮已又趣入援紆迴往還又數千里師行半年始至本兵希烏程指劾公逗留欲用嘉靖中楊守謙例殺公保鎮三百里甘鎮七千里保以先至論功甘以後期論罪上心知公材憐其枉部議力持之乃命解官歸里久之烏程當國豪宗惡子嗾邑子上書告公烏程從中下其事中朝明知其滿闕忌公才能借以梏公公自是不復

起矣公爲人忠誠樂易光明洞達遇顯貴人不樞衣奉手亦不爲崖岸斬絕遇後門單士不爲翁翁熱亦無所施易剛腸疾惡面折人過如矢激弦一往輒發憐才好士賑窮急難雖讎人怨家片言誑諉輸寫心腹未嘗有纖毫芥蒂也家居門無重閉室無典謁殺雞飯黍賓客雜坐笑語諠闐几案狼籍小夫孺子乞兒販婦寃憤赴愬直入坐隅公召其所與交關者往復譬解平亭曲直務使得當而止縣中桀黠奴與奸猾吏盤互漁食閭里閭里寃結者不之有司而之公

公必禽治痛折辱之列其罪狀付守令案伏其
辜不得以勢力變詐自解由是華門圭竇倚爲
司命勢豪側目視公亦不能不爲絀服也縣阻
山多盜皆奴吏爲淵藪盜連發不得得卽妄引
平人連染株送盜得不窮竟公曰除盜莫如除
窩除盜窩莫如除勢窩具得其主名區處責問
游徼尉卒令壹切受署勢家有首匿者自領尉
卒搜捕又不得則發蒼頭健兒裹糧與俱追逐
數千里外無有遺脫驗服輒折其兩足縛送所
司俾不得受賄縱舍羣盜搖手勿復過麻城界

牧齋集七十三

八

自送死也流賊起秦隴躡豫楚蔓延光黃閒公
告戒守令勿去有我在用軍法部勒材官鄉人
子弟僮奴警巡迺遠偵探援兵登陴所畜養贖
兒數百人爲正兵備出戰收無籍惡少爲游兵
資應援一叅將領辰兵護關廂南贛大砲東粵
紅夷砲架樓櫓募獵戶操藥弩矢分伏關隘城
沈莊別墅濬渠壟具藺石渠答與縣治犄角警
急親領家丁跨馬巡徼黑夜往還數十里守者
恃以無恐乙亥二月賊乘夜遶城而南不敢逼
自是賊游兵相及不敢犯麻城者八年獻賊投

牒乞撫稱西營張獻忠每過城東指穀堆山相戒勿近沈莊西陲兵所在焚掠過沈莊必斂兵免胄稽首而去鄉人入保者益衆名其堡曰保生蒔花之圃養魚之陂皆斥以予民誅茅結廬鷄豚成社所全活數十萬人兵後凶裁振廩貸粟又全活數萬人公以士大夫失勢家居卒能枝拄劇寇保全江漢以其至誠惻怛急病讓夷一腔熱血夙爲鄉里士民所傾信也官兵日暮行劫東山寨礮石傷二騎羣噪周侍郎第登其屋將爇焉公至厲聲叱曰奴輩三百人欲反耶

吾遣家丁縛汝如搏兔耳一軍皆聲喏擁公馬抵沈莊聽處分而去邑子董環據東山巴河聚衆且數萬郡邑恟懼公折簡召之曰環敢不來乎環至竿其首衆卽日解散其呼吸應變不動聲氣皆此類也公聽勘久之敘甘鎮前後功加級廕一子忌公者盈朝卒不果用辛巳八月十三日發病卒享年六十七歿之日里人皆巷哭每歲誕日聚哭於墓者數千人向受公鐫責者無不行哭失聲公嘗言吾於天下有三友虞山如龍應山如虎臨邑如象臨邑者故大司馬王

洽也與同邑陳侍郎以聞好應山初歿語陳曰
昨曾見野貓頭來陳駭曰何謂也公曰日午時
忽見於竹亭篁籜閒狀貌如生把余臂語曰血
書中未盡之語汝爲我證明之言訖而歿所謂
質諸鬼神者耶公卒之年先喪其壯子二孫才
成童今又弱一个焉其行事將日就湮沒後死
之責也乃据其門生萬延行狀且與其從弟惠
連念殷訪求其遺事作公傳庶國史有徵焉
贊曰崇禎初客或語予曰政將及子滅奴盪寇
策將安出余曰用孫高陽辦奴用梅長公辦寇
天下可安枕矣未幾余坐譴罷己己以奴警卽
家起孫公當關三年旋放歸又七年公殉節死
而遼事不可爲矣長公罷鎮里居賊八年不敢
窺麻黃長公歿後二年癸未三月獻賊陷麻城
戒勿犯梅氏持羊酒祭長公墳羅拜而去

張進諫傳

張進諫萊州人也萬曆中麻城梅公克生以御
史監寧夏軍討哱賊進諫以小較隸麾下親隨
執槩不去左右賊被圍急我師決堤水灌城賊
詐降請縋城見監軍皆及濠稽首而退許朝揮

刃踰將及公公披襟當之胡乃刃下拜當是時朝相逼在十步內進諫色動公眙止之進諫退曰主在此使賊好去進諫握兩拳欲腫矣公每夕變服爲巡卒周巡城壘昏黑中辨人影相隨必進諫也夜有零賊取食他堡一軍空營逐之公起巡營見帳下一人植立則進諫也公問胡弗往進諫曰軍中昏旦多警敢逐一首一級俾主公懼然獨夜乎城下之日制府縱軍大掠金珠委地進諫獨持一槊從公就道制府疾監軍并絀進諫功陞黑溝鎮撫梅公嘆曰吾雖不

爭功不能不慙于進諫也且死以屬其弟子長公長公官諫垣抗疏爲進諫伸雪有詔錄用未幾而進諫死進諫膂力絕人躡捷如飛鳥以二食指按屋簷擲身空中騰躍數迴瓦不墜裂亦無磕撞聲拳擊牙旗石磴火迸石裂屑飛數丈數十人持刀槊環刺進諫赤手盡奪羣械敵亦不受傷跳躍上馬橫側鞞轆下上馳驟見者目眩善料敵偵報賊出沒不差晷刻陷陣先登多獲首虜及上功粥粥若無與者卒伍索首功輒分與之梅公歿拊膺慟哭曰進諫自今無死所

矣嘗與壯士劇飲長安市中酒酣譚少年擊石
事進諫曰吾老矣貧不辦飲噉氣力差減尚當
爲諸君試之揮拳擊巨石石碎如粉兩臂皆裂
血出如注不數日卒

贊曰寧夏之役梅公功高賞薄將士血戰者皆
不得敘如進諫者可使其無傳哉梅公晚自號
雲中老子老子嘗言寧夏諸賊皆奴才耳許朝
饒有機變堤水決朝命造舟不終日而辦縋城
之日城中譏傳朝爲進諫所殺朝妻曰吾義不
受辱遂自縊李家宰長庚梅公之女壻也作雲

中老子遺事紀進諫事甚備余爲進諫立傳并
朝事亦附見云

紫髯將軍傳

紫髯將軍者姓周氏名文郁字蔚宗嘗州宜興
人也長身美鬚髯深沈好書能譚文武大略天
啓中奴酋陷遼陽杖劍謁高陽公于關門首建
四衛之議公喜而執其手呼爲紫髯將軍留幕
中叅預謀議丁卯奴掠朝鮮踞黃海道文郁率
師赴援覆舟獐子島有神人教之登木浮海而
免崇禎己巳奴酋入大安口袁崇煥督師入援

文郁主旗，敗麀廣渠門，殺奴千人，傷僞六王子。奴移營南，海子旋引去。崇煥、文郁兩肋集矢如蝟，幸重鎧不受傷。崇煥坐謀逆，下詔獄。遼兵潰而東。上卽家起，高陽爲督理，甫抵關，立命文郁軍前營，畫冒雨雪，一日夜馳。祖帥營勸諭還師。庚午三月，高陽以四城未復，與東江牽制之師命茅元儀、陳繼盛及文郁統龍武中左右協兵以往。四酋懼，自永平潛回瀋陽。中協兵譁改文郁爲中協副總兵，兼攝左右兩協舟泊覺華島。而劉興治之變，作興治與祚之弟興祚在奴

中自拔歸戰死。永平城下所謂劉愛塔者也。興祚死，興治居皮島，陳繼盛署島事。流言關門與祚未死，自奴中有書招興治與治領夷丁，且有變。興治大恨，誘殺繼盛等二十餘人。揚帆至小平島，距旅順五十里。文郁攜僉從數人輕舟泊島口，興治來見，意頗施易。文郁令戎服趨謁，少挫折之已，而開顏語曰：爾兄初見閣部于關西，與我結爲兄弟，誓以死報國。太平之戰，以八百騎敗奴萬騎，血戰死，綏爲東人忠勇第一。今爾以睚眦讐殺負叛逆之名，不亦傷乎？早自爲計。

東身歸命殺賊自贖閣部念爾兄必請貫爾罪
我一門忠義之名爾念頭再一蹉跌無救處矣
興治長嘆失聲又耳語曰島中將士非盡兄弟
骨肉也身在絕島惶急相隨若一登陸人自尋
活路安知不借爾爲功興治矍然失色少定恚
之曰閣部有成言矣陳繼盛欲殺興治非興治
欲殺繼盛也諸人之死夷丁護主人誤及之非
興治使之也奏去本章自家不知文義憑人做
去爾但依閣部說閣部必爲爾主張興治唯唯
別去文郁往興治營直入帳中夷漢兵執刀斧

猙獰離立酒酣語興治舟小欲借宿帳中興治
欣然陪宿至夜半忽逸去文郁如弗聞也留營
中五日島衆呼噪索餉口語籍籍開誠慰論衆
皆帖服比入舟並舟數十艘列炬呼躍弓刀憂
憂然文郁曰此興治嘗我也干極竟夕鈴拆相
聞侵晨皆散去部將逃匿雙島擊傷東師之過
島者興治怒令島衆繞舟號愬文郁夜臥不起
呼其將擁被語之曰二將逗遛畏避流言島叛
自解今又激島衆殺我以實其言汝等墮其計
中可趣取我首去島衆不足恤劉氏從此無蕉

類矣興治大悔悟翼日飲餞文郁使人扶而拜
之搏穎大哭而別九月興治敗奴于青山鳳凰
城捷聞高陽上奏曰興治斬奴三十餘級雖不
足以自贖其誓與奴絕則已明矣副總兵周文
郁以口舌爲甲兵跳身虎穴而偃臥其中攜其
衆堅其心申明 皇上威德一操一縱使百十
跋扈蛟螭豺虎咸就一手調服數萬兵民賴以
安定首當敘錄以爲忠勤之勸當國者惡文郁
從海外來無所贈遺引同姓嫌社文郁不敘高
陽嘆息而已當興治變起四酋尚據灤永興治

所領皆精甲降夷盡奪兵船商舶奴方馳僞檄
誘島衆興治勾連奴孽不南走登則西扣關不
歸奴則盤踞皮島奪鮮人馬市之利借地以交
奴如宋李全故事國家方急奴安所得餘力制
島論者以謂平島之功與四城驅奴相爲表裏
孤貧赤手爲權倖抹掇至今未有能訟之者此
可爲嘆息也壬申二月孔有德陷登圍萊文郁
奉 詔率津師千六百人赴海外協勦賊擁衆
數萬自登入海圍旅順結老營于龍王堂自率
精銳屯雙島我師單弱僅龍武左右兩營乃僞

立內丁二營火器一營招練一營夷丁百人更番出哨夜分布各艘唱夷歌遼人能夷歌者和之賊聞之謂我營中皆夷丁也十六日遣將焚龍王堂老營十八日遇賊雙島浮屍蔽海而下賊知老營燬乘風道去追擊之沉其八舟獲叛將毛承祿旅順之圍始解二十三日追賊至三山島二十四日至廣鹿島二十九日至黃骨島先後焚獲賊舟四十餘艘獲僞副將都司旗鼓叅謀官四十餘人僞副將蘇有功者孔賊在登叅將馬聰等十四人謀以元旦行香時縛賊有

功告變賊盡殺十四人妻妾貲產盡給有功并統其衆有功擒孔賊益氣奪三十日追賊至獐子島中國之地始盡賊初欲據獐島西北阻江西南控制諸島及旅順結奴掠鮮鼓煽叛將出沒海上爲所欲爲至是乃遁入鴨綠江壹意投奴矣文郁會舟師入江檄朝鮮遏賊投奴要路初十日與賊戰鴨綠江卓山擒僞都司等官三十六人十三日合兵攻賊于麻坨鮮兵軍陸我師軍水兩戰皆大捷耿賊遣僞官乞降請修築南關復金州以自贖鎮兵忌其功要擊之二叛

乃繇西北遁合奴營奴舟列馬耳山下結營于
九連城文郁遣部將於馬耳山下下流縛草爲
空營泅人候奴睡熟舉火奴舟火發誤奔空營
營中火亦起奴自相蹂殺無算是時朝鮮陪臣
都巡察使維君興金自點來會師吏曹叅議李
行遠來奉書奴遣使英俄兒歹遺書朝鮮求款
請以耿賊質軍中款議成則並歸孔賊文郁方
條列具上而革任聽勸之者至矣耿賊得
罪老奴逃回皮島至是邊巡不敢去奴歸叛以
求款我用鮮以款奴其名甚正視武陵用瞽人

之事何如惜乎其不就也文郁率單師追賊洪
流巨浸中轉戰三千餘里殺傷賊十之八九俘
獲數千雖未能禽孔馘耿亦足以復命矣諸鎮
以畏敵敘賞文郁以血戰鐫責東事之不平豈
盡疆事之失哉文郁歸貧無以爲家僑居武林
布衣徙步閉門讀書作邊事小紀敘高陽幕府
及袁督行間事甚覈擔簦游武夷訪曹能始于
三山能始敘而傳之刻其詩于十二代選中歸
而謁余虞山曰高陽旣歿文郁當爲公死矣與
閩人蔡鼎無能無錫顧杲子方極論制禦闖獻

方略其言曰逆賊竊據上游江南重地當廣搜
豪傑多集義勇盡收草莽輕俠團聚爲兵肘腋
清則內無他虞反側歸則外有勁旅庶幾先聲
可奪其魄也逆賊焚陵僭號天人弗與日捱
一日坐失時機彼將撫江漢掠全蜀守豫南扼
楚東則我從何處下手不亦儼然敵國乎今荆
襄失而不與宋同禍者以有西北諸路可進也
我師繇唐鄧進則掣其右繇隨德進則牽其左
舟師涇流以批搗其胸蜀師出房竹以橫截其
腰秦師守關隴以控扼其面堂堂正正不錯不
亂可一鼓而完二十年不了之局也鼎拊膺嘆
曰高陽死宿將盡天留紫髯爲國家辦賊耳文
郁別去約旬月復來久之不至杲來訃曰紫髯
歸病不汗十日死矣

贊
曰曹能始敘邊事小紀曰髯之志以報國爲重
而酬知己次之自廣寧失已無全遼高陽出而
始定議守寧爲守關奴騎撤回僞城震動故丙
寅之春袁督得以却虜守寧若已已之再出驅
奴復土神京晏如又不待明也關門遣師助禁
在奴未入口之先迎敵克捷在奴已迫畿之後

此段公案非身在行間誰知之者時事日非人
才日少追往以思來在國而不在人也予讀之
而悲髯之志焉嗚呼紫髯死矣髯死賊愈熾衡
永秦晉相繼陷沒暇日攤書髯所論次方略依
然敝麓蟬蠹中爲之慨然太息作紫髯將軍傳
庶幾後世有論髯之生平而悲其志如能始者
嘉靖己未會試舉春秋第一觀政吏部是冬奉

牧齋初學集卷第七十三

牧齋集七十三

十九

歸病不汗十日死矣

禹養純甘菰菹菹萍心生平品甚惡被誦故昔
爲補策馳蠹中爲虛神然太息針紫髯將軍傳
亦案議時難留矣耶相難書髯備文故各外
而悲髯多志尋思也紫髯死矣髯死如愈難謝
本且必能至必思來在國而不在此予讀之
此段公案非身在行間誰知之者時事日非人

牧齋初學集卷第七十四

譜牒一

請

誥命事略

崇禎元年九月

先祖諱順時其先出吳越武肅王家世素封曾
祖父孤童中落先祖與其弟副使公力學奮勵
嘉靖己未會試舉春秋第一觀政吏部是冬奉
命餉遼東軍抵家未彌旬而卒先祖獨儻有
大志不屑爲章句小儒焚膏宿火講求天文律
歷河渠兵農諸家之學提綱舉要薈叢成書凡

牧齋集卷七十四

百餘卷名曰資世文鑰蓋通典通考之流亞也

其餉遼也從老成退卒問訊虜情邊事登關城

望滄海酌酒賦詩慨然有吞胡出塞之思是時

遼東大饑道殣相望人或謂先祖南人不耐苦

寒盍待發春而行先祖曰吾一人寒其忍十萬

人饑乎抵遼中寒竟以此病卒年二十有九

先祖母卞氏先祖背棄年甫三十先君生七年

祖母截髮貯棺中以立孤自誓曾祖父性嚴重

奉事惟謹庀治喪事必先諸叔曰吾家婦弗敢

後也分財產戒先人無取贏曰若孺子弗敢先

也先君能勝外傳不假與顏色稍不如命則對
案不食涕淚交頤居恒以綱嘗道義爲典訓曰
吾願汝爲古人不願汝爲今之望人也歲時延
請賓客省視故舊族戚閭里之窶貧者待以舉
火推食解衣設糜掩骼咸脫簪珥爲之謙益稍
長教以書傳每詔之曰吾欲效范文正公買良
田爲義莊而汝父不能盈吾志也汝必勉之又
曰我老矣正如俚語怕你做官時我做鬼至今
思其言輒爲泣下謙益舉進士先君排纘祖母
苦節草疏趣上之留中不報侵尋十九年遇

今天子霈恩得以及追榮之典而崇臺綽楔表
厥宅里已不可復請矣嗚呼傷哉

先君諱世揚年十二三能闇記五經史記文選
凡百餘萬言世授胡氏春秋收拾旁魄搜述疑
互旣成以授學者學者感師尊之從而執經考
疑者繼於門先君自念少孤思早自豎立以報
母勤累試不見收而祖母違養蚤夜呼慕聲入
黃泉銜哀七年以孝死先君志節激昂好談古
忠節奇偉事每稱述楊忠愍海忠介諸公嚼齒
奮臂欲出其間卒之日手定其所爲古文及所

輯古史談苑藏弄之以畀謙益且遺之言曰必報國恩以三不朽自勵無以三不幸自徇嗚呼謙益其敢忘諸先君嘗作輦隅子自傳其葬也宗伯宣化公誌之敢撮其大略以上史館

家母姓顧氏外祖諱玉柱山東按察司副使方正彊直以朝典治其家吾母在女氏已有儀法自歸先君以迨老不好戲笑不知游冶面不施粉澤身不御綺紈目不識優倡妖尼耳不聽吳歌瞽詞雖盛暑不飾不見媵侍雖親壻姪必闔門與之言日夜課紡績教剪製機杼刀尺聲軋

軋然戚屬閭族出遨嬉必辟吾母有矜好炫冶者輒毀容敝服以見退而相謂曰何乃自苦或笑曰此笨人耳謙益免先君之喪數年不出母意殊安之曰兒了秀才事足矣乙丑坐闈禍削籍母迎謂曰汝無官吾有子矣闈鉤黨益急相驚追捕者日數十至母曰猶有天道汝必無恙蓋吾母莊敬閒止能識大體古所稱母師殆無愧焉

妻陳氏爲里中右族曾祖官南京國子監祭酒其父與先君爲文社相狎也故以女歸於我妻

從我於諸生七年既第之後從於倚廬者三年
家食者八年用覃恩封孺人進封安人未幾被
追奪之命朝夕洵懼者三年今年得復封誥親
知相賀妻曰吾聞應山母妻棲止譙樓風雪中
日不得再食賴天地祖宗之庇免此幸矣庸敢
有他望乎謙益道理前事亦爲黯然而涕也

刻古史談苑目錄後序

先君子讀史之役始於萬曆丙午而談苑之成
則曰萬曆己酉凡四載而始竣謙益奉諱以還
每發故篋淚淫淫不忍視里人郭春卿任是正

崑山張粵孟任梓又六年始告成事先君子之
言曰吾讀正史如饗大官焉體節之薦充益員
方久而能使人憊吾讀稗史如嘗異味焉小蟲
水草蜚吻裂鼻久而能使人荒是故稗而不史
弗典也史而不稗弗志也吾取材於史借徑於
稗汰平鉤異撮繁就簡不出瑣言碎事而天咫
民則吉凶情僞之指意如指掌焉斯不亦史官
之流裔而稗官之質的乎四年之中橫經籍書
寸紙不遺秃管成冢子雲之手齋油素太沖之
溷置刀筆以先君子方之無不及矣易簣之前

一日手自封識以詒謙益曰此宋人之遺弓也
吾死無忘吾所爲殫瘁矣於乎謙益又何忍贊
一辭哉循覽先君子所論文班范以前多朱櫛
呂覽淮南及劉向所序諸書去古未遠資博而
事約六代以後蕪文穢史手自繩削遂使甲乙
之帳簿與腐爛之邸報字櫛句纂比於良史則
先君子陽秋之筆略見一斑後有作者弗可誣
已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是故勵德業者恒存乎
旌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故辨貞吝者恒存
乎物差善言天者必驗於人三世之事信而有

徵君子蓋雅言之故神遠咫聞終焉語有之教
之春秋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先君
子豈徒託諸空言其亦春秋之志乎於乎先君
子甫弱冠卽以文章節義自負偃蹇數奇旣不
得出入承明重齒牙樹頰腋有所建豎於當世
而盛年壯志耗磨於博士家言以其餘力寄之
墳典編摩稍倦輒呼大白佐之酒後耳熱誦沈
攸之十年讀書之語泣數行下也先君子之論
著盡此先君子之精亦盡此矣謙益雖不肖不
能爲箕敢不惟遺弓之言是識於乎宋人之弓

其餘勁飲矢於石梁宋人殆不亡也後有讀先君子之書而悲其志者無論爲史爲稗登諸劉氏輯略之列將先君子之薨默舉謙益亦死且不朽萬曆乙卯九月孤謙益泣血謹識

先太淑人述

先太淑人姓顧氏外王父諱王柱歷官至山東按察司副使嘉靖庚戌虜薄都城選藩臬入賀有威望者視師命下夜漏方四刻卽上馬去按視訖日已旰矣逃傷者數千號哭擁門立馬於門闔令從馬腹度虜退移疾請致仕嘗歎曰

牧齋集七十四

六

活千人者必封吾其有後乎家居數年以嘉靖甲寅十一月己未生太淑人於嘗熟之虞山里我先公諱世揚曾王父贈刑部郎中諱體仁王父嘉靖己未進士贈禮部右侍郎諱順時王母贈淑人卞氏先公七歲而孤王母截髮自誓以耆於成外王父才而壻之年十七歸於錢氏後十二年萬曆壬午謙益生後二十八年庚戌謙益進士及第先公棄背後十年泰昌庚申用謙益編修覃恩封太孺人後四年天啓甲子用中充封太夫人次年謙益坐閹罷歸奪封誥後

四年崇禎戊辰用禮部右侍郎封太淑人謙益
坐枚卜被訐次年已巳得白奉太淑人居五
年享年八十考終於內寢某年某月某日歸祔
於海虞山北市橋先公之阡於是哀子謙益哭
而言曰嗚呼謙益不夭不死鬼神兇怒降茲酷
毒其又敢溢美攘善誣玄堂之片石重干天誅
謹按我太淑人之德行合於古之圖史所載信
而可徵者有七曰順曰莊曰貞曰勤曰儉曰仁
曰慈請言順曰我王母性方嚴太淑人庸共誠
至遇有譙訶側行却立若無所容先公豪於文

酒中年坎壈縱酒霑醉丙夜叫喚太淑人匿避
空屋中稍閒淪湯茗而進之先公急病讓夷不
治生產太淑人甦勉飲助不以無爲解終不自
以爲能事及其爲母雖箱篋瑣屑必白謙益不
自取進止蓋太淑人之少也爲女而未嘗爲婦
其老也爲婦而未嘗爲母陰幽坤從終身而已
者也請言莊曰我曾王父暨外王父皆以朝典
治閨門我王母禮宗也通曲禮內則文公小學
奉爲典訓太淑人未嘗知書而閤與之合雖盛
暑不飾不見媵侍雖親壻姪必闔門與之言雖

大喜笑未嘗至矧雖盛怒無疾言大聲延見婦
女色正而詞輯無貧富貴賤如一有輕脫陝輸
者局促侍坐退而喜曰腰背閒釋去重石矣宗
人侍御家有婚禮太淑人蒞事危坐達旦頭目
未嘗轉動袿衣戍削若圖刻然四婢子夾侍如
帷牆人莫見其面侍御歎曰此異人也每舉以
爲法式請言貞太淑人擇辭而說擇地而蹈淡
月不出閨闈經年不識聽屏不接游閒之女不
近絃冶之尼耳不聽警詞吳歌目不識優舞童
索戚屬族出邀嬉必辟太淑人有出閨之言相

戒勿令太淑人知也邑屋亡賴子弟約日爲亂
鄰里洶洶徙居太淑人曰吾兒宦未歸義不當
出門吾殉此而已宗老固以請太淑人曰必之
母氏則可使其姪夏時御以如外王父故第三
日而復每言之未嘗不追悔也蓋宋伯姬楚貞
姜之事太淑人實優爲之請言勤儉曰太淑人
習勞執勤晚寢早作旣饋以後六十年如一日
也執麻臬課紡績賦事獻功有程有要寢門以
內機杼之聲軋軋然刀尺之聲琅琅然也入其
室梳栢必整枕簟必斂箴管繫裘井井然也不

耀珠翠不施膏澤不著方空吹綸之衣歲時賓
祭一御新衣卽藏棄之陳衣之夕故嫁時衣猶
有存者芥醢之醬桃梅之諸躬親擇治餅飭淨
潔餘閣之奠皆手澤也居恒以戒暴殄知慙愧
爲訓其天性如此請言仁曰太淑人仁心爲質
合於佛之慈悲老之重積發一言惟恐傷人行
一事必思利益人食不濡雞鬣行不踐蟲蟻日
給食必先幼稚者時給衣必先老病者每置食
必先計餒餘而後食糗餌粉養必剖分之左右
顧視恐有不滿於意殆佛家所謂減分布施也

宗婦乳母之類窮則養之病則藥之死則祭之
垂白杖杖哭太淑人柩前者過時而愈哀庶出
之妹歸嚴氏歸氏皆號咷隕絕同仁均愛此其
徵也請言慈曰嗚呼太淑人之慈至矣盡矣不
可以復加矣謙益生而多病太淑人之生母陳
老於錢氏與乳母共視保三人之命皆懸縵中
兒也謙益舉於鄉請於先公鬻故第以償債太
淑人勸爲之曰兒它日非無大宅者也鄰人轉
鬻故第我貧不能贖太淑人方食放箸而歎以
是知其始之挫情也謙益免先公之喪家食七

年太淑人安之曰如是足矣乙丑之削籍也太淑人不戚而以再出爲慮戊辰之被讒也太淑人不愠而以得歸爲喜每歡顏相慰勞曰吾老矣汝作閤老何用落得今日母子團圓耳五年之中保視甚於縹緲時復加一飯復損一衣不在謙益而反在太淑人也餽醢芼羹手自調糝遣侍婢視其食否以告逮彌留之前一夕猶是也太淑人素堅強自持雖老能立語移日不欠伸跛倚是歲上日壽觴初舉賀客雜還元夕後微告劇越三日而屬疾寢三日而革病不噦噫

沒不嘖呻右脅吉祥奄然安寢子言之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謙益之生也五十有二年而始免於慈母之懷崇禎六年歲在癸酉其免之之歲正月二十四日丙辰時加戌其免之月之日之時也嗚呼痛哉謙益狂愚悻直再觸網羅葦笥之籍同文之獄流傳洵懼一日數驚太淑人強引義命自安然其撫心飲淚惟恐見壯子受刑慘固未忍以告人也以太淑人之至德胡不百年驚憂促算豈或繇是惡子頑狠尚不從死然卽死亦何足贖嗚呼痛哉謙益三舉

子不育歸田之歲舉一子太淑人歿之七月又
舉一子故名長子曰孫愛次曰孫娘所以志也
孫愛之議婚於瞿給事之女孫也太淑人實命
之曰人以汝故去官結昏姻以敦世好不亦善
乎媒氏復以許中允之女孫告太淑人曰是先
君故人之子也幸有次孫必昏於許孫娘生中
允遺書許字如太淑人之言許不云乎詒厥孫
謀以燕翼子謙益敘太淑人之慈敢終之以此
歲在甲戌正月小祥哀子謙益泣血稽顙謹述

外庶王母陳氏夫人壙銘

牧齋集七十四

十一

夫人外王父山東按察司副使顧公諱玉柱之
側室也實生吾母外王父卒夫人來依吾母遂
老錢氏夫人生於吳趨無冶容出於單門言動
不苟外王父以爲有儀法善事外王母劉劉視
之如姪娣劉疾革便溲皆手捧之比歿蓬垢涕
號三歲無鹽酪吾母舉子多不育謙益生託於
乳媪夫人視保益謹兒夜啼夫人與乳媪劔之
行役則趨緩則翔四足躡聲與兒啼下上先
君時被酒叫嗽夫人抱兒匿空屋嚴寒手不敢
戰恐賊風感冒兒也謙益長而夜讀夫人辟績

易數錢置果食王母卞夫人閒賜糕餅案頭累累然與筆墨雜貯謙益目屬之雖欠伸不敢寢謙益舉於鄉夫人病喜而少閒旬日卒享年七十有九萬曆三十四年十月十五日也以歲之不易權厝於外王父墓旁四十五年十二月初一日始克葬庀葬事者外王父冢孫夏時也夫人卒五年謙益中進士及第官翰林念夫人之勤於其葬也漬淚徹壙書銘告哀銘曰烏目山龍澗水從君夫人窆於此誰之銘者外孫子丁巳長至蒲田宋珏書石納壙

亡兒壽考壙志

牧齋集七十四

十二

嗚呼我先君與余皆單子余妻生子佛霖殤妾王氏生檀僧亦殤及及焉惟嗣續之是虞天啓三年癸亥以太子中允告歸八月生一男子是時吾母年七十湯餅之會與壽筵相逮遂名之曰壽耆其母微也余妻與王氏更母之兒生而隆準豐下目光激射啼聲喑喑然親朋雜然視之無凡兒啼怖狀咸曰此所謂解著潛夫論不妨無外家者耶明年甲子余以諭德赴召兒幼不能從母啼呼索余輒往余讀書閣中指憲櫺

而號諸母羣譬解之乃止人從長安來必問爹好否且問何時歸也余聞而憐之又明年乙丑逆奄用事盡剪除海內士大夫不附已者余首隸黨籍除名以歸抵家乳母抱兒迎於門入而拜母於堂家人慰勞恍若夢寐不知其涕之交於頤也奄鈎黨益亟邏者錯跡里門余錮門扁戶塊處一室若頌繫然兒扶床繞膝不肯跬步離余三年之內風雨晦明幽憂孤寂余之於兒如形之有影未嘗舍去又如良朋好友之在吾前而金石玩弄之在吾側也孰意一旦去我而

死耶兒病疹法不當死庸醫誤之不禁糜粥病漸劇已而藥之稍解矣復不戒食飲以死死之夕便溲必起於床乳母曰若憊矣無自苦兒搖首不肯猶自力強起反席未安而沒兒僅五歲耳於死生之際若此嗚呼痛哉兒甫剪髮能坐立岳岳如成人僮僕見之不敢歆視戲言雖童稚能藐大人遇余執友若程孟陽李長蘅輩拱手側立未嘗失子弟之禮歲時入影堂見先世畫像必肅拜致敬指問某祖某妣依依不忍去尤好禮佛及僧胡跪膜拜儼若夙習不好戲弄

每見古書名畫摩娑繙閱至奪之不肯舍孟陽
酒閒淋漓戲墨兒得一紙輒藏去時效之書窻
浣壁華亭董尚書過余兒出扇牽衣索畫尚書
欣然點筆兒注視不暫捨尚書笑曰兒欲竊吾
畫法耶余有古圓硯兒愛玩之一日問硯安在
王氏妾曰汝父苦貧已鬻之矣兒轉面向壁悽
然泣下余亦爲泣下嗚呼令早知兒寶硯如此
卽千金弗忍割也兒充有志節梨粟之屬不色
授不肯取乙丑秋兒才三歲江陰顧道民以鏤
刻彌勒像贈兒兒不肯受曰是去年以絲燈遺

我矣當遺燈時兒尚未晬也兒每戲笑曰我必
作狀元一日忽語余爹知我乎我錢福也自是
輒自呼錢福歲餘乃已家人咸異之余旣罷歸
猶惴惴懼不免每自念卽死兒他日成立猶可
奉吾母時時摩其頂而未忍言也丙寅之三月
緹騎四出警報日數至家人環守號泣兒忽告
余曰爹勿恐爹勿恐明年卽朝皇帝矣遂爲
執笏叩頭呼萬歲狀又曰爹所朝非今皇帝
乃新皇帝也新皇帝好新皇帝大好言

之再四余愕問何以知之兒曰影堂中諸公公

冠服列坐樓下教我爲爹言如是僮應索絢坐
檻上我叱起之詢之僮應果然嗚呼異哉是年
七八月稍解嚴明年兒死凡四月而先帝登
遐新天子神聖逆奄殛死慨然下明詔卹

錄死廢諸臣兒之云若執左券而兒不得見也
嗚呼兒之言其有神者告之如古所謂熒惑散
爲童謠者耶其真吾祖吾父馮而儀之而錫以
兆語耶兒能見亡人又與馨效相接豈其死徵
耶兒死董尚書書來慰余以謂兒必名僧異人
被謫而旋去者然與否邪兒能前知余之不死

與新天子襯聖而不能自知其夭折耶兒如
有知其將不以死爲悲而以言之驗爲喜耶抑
亦余之尚愚悖直觸忤世網固當與逮繫諸君
駢死於東廠北司之間會有天幸懂而不死而
兒實代余以死也嗚呼其可哀也已古之喪子
者多矣白樂天蘇子瞻所謂達生知道者也其
喪子也未嘗不過時而悲而况於余乎孔子之
厄於陳蔡也其徒之不及門者未嘗不廻旋思
之而况於兒乎况兒之生於患難而前死乎余
於五哀則哭之恩則夢之懼其痛巨以憂

母則抑而止之余處於達不達之間者也兒如
知之其以余爲不及情者而已矣兒死於天啓
丁卯五月十六日其葬也以新天子改元崇
禎之三月清明日在夏臯祖塋之旁其父謙益
爲書石而納諸壙

亡妹嚴氏孺人合葬誌

吳郡嚴祚子若妻錢氏先祖封禮部侍郎諱某
之孫先君封禮部侍郎諱某之女少保嚴文靖
公諱訥之孫婦試中書舍人諱治之婦也先祖
舉嘉靖己未進士文靖公爲座主先君少孤文

牧齋集七十四

十六

靖公召致家塾命中書爲之主中書生十子而
子若其弟九子也故先君以吾妹歸焉妹之適
嚴氏也中書初歿家貧多子不能具中人之產
習勞執勤不憚夙夜叔妹妯娌列屋如鷄栖庭
戶交錯機杼之聲相聞處之怡怡然閭閻然未
嘗有違言諍語也子若習舉子不就性好聚書
故家舊里冷攤小肆繙閣訪求如有弗得蠹簡
齧翰蟬穿鼠穴裝潢補緝目眇手繭久之聚書
至數千卷賈人多就鈔傳寫因以購得祕本管
求貿易輾轉不厭其得以窮老自娛亦用此也

子若專勤書癖亡失衣冠有朱公叔之風性儉
嗇數米而炊家人啼號掩耳弗顧吾妹乳哺子
女支持婚嫁頭蓬不櫛衣垢不浣以其身爲席
薦爲帷蓋者垂四十年嘗嘆且泣曰我爲勞人
於嚴氏足矣不知何年了此債也崇禎己卯七
月病暈庸醫誤藥之暴卒年五十有五吾妹亡
子若忽忽不樂性理荒忽若不知人臥蓐三年
癸未十二月卒年六十吾妹生子一人女六人
庶男子二人女四人長子有翼卜以甲申二月
合葬于鳳皇山之新阡嗚呼吾終鮮兄弟有異
母之妹二人先君愛其女異甚視其壻猶子也
先君旣沒吾妹事吾母顧太淑人益親歲時歸
寧諸甥男女扶床繞膝吾晚而生子妹撫愛之
逾于己子也癸酉太淑人見背七年哭吾妹又
三年哭歸氏妹今又哭子若天之使余晚晚孤
特塊然久居此世者何也銘曰
葬從其夫銘從其妻終天之哀視此涕洟

牧齋初學 卷第七十五

譜牒二

故叔父山東按察司副使春池府君行狀

代先大夫

錢氏之先始于錢鏗其後吳越武肅王始有土
地家世蕃衍有宋之季有通州太守諱邁者其
子曰千一公諱元孫渡江家嘗熟之奚浦遂世
居嘗熟自千一以下至府君凡十二代府君之
先曰我王父贈奉政大夫刑部河南清吏司郎
中府君諱體仁郎中之先曰授承事郎府君諱

牧齋集七十五

一

元禎又其先曰授承事郎府君諱泰自郎中以
上皆以節俠好施稱于四方公諱順德字道充
別號春池我王父生子五人我先君實維元兄
公于倫次爲中子王父少遭閔凶家業中落公
與先君掉鞅文囿思一大振起之易衣并食焚
膏宿火蚊虻嗜膚則納其足兩甕中專勤不懈
積數十年先君舉進士高第泮歲而殞嘉靖乙
丑公遂成進士趨駕歸省不應制策又三辟釋
褐授刑部廣東清吏司主事御史路楷阿分宜
蘇齊甘曲殺直臣沈鍊論死新鄭再起欲盡返

華亭之政遂議出楷尚書以屬公公曰某所知者朝廷三尺法耳不知華亭新鄭云何也卽明公欲貸楷請無以不肖名署爰書尚書爲之舌縮以屬他郎而楷卒從輕比焉癸酉慮囚關中甲戌奔王父喪以歸丁丑服除公在比部繇主事歷員外郎中端審奉法朝右有聲己卯六年考滿陞湖廣嘗德府知府公爲政却美餘蠲苛細櫛爬垢病惠養小弱定履畝之議田以上下豐確爲差而黠豪者不得以避徭役復條鞭之法民賦盡輸于官官爲雇役而民不擾嚴兼

并之禁歸流亡之民而戶口以歲益定儲穀之額每百里爲委積以賑凶饑而吏不得以取盈修堤堰繕守禦立保甲嚴巡警嘗德襟江帶湖地墊而役繁民多流離公至期年郡乃大治以王母趙太宜人喪解官歸甲申補福建興化府知府自十有二月至于六月不雨公步禱于蟹泉而雨明日大雨往復崎嶇衝泥陷淖父老夾道謔呼曰使君其乘矣郡人給事中方萬有爲作頌焉丁亥陞浙江按察司副使備兵嘉湖嘉興搢紳爲宗人婿者其舍人子叩頭迓公于廳

事公不憚請它徙得徙金衢道以病調簡辛卯
補山東之武德道武德運艘要衝而所轄海豐
霑化利津棊布海上與天津唇齒倭方躡朝鮮
公蒐軍實繕板榦具舟車侍糗糧亟請于巡按
御史曰無張皇無夸大修實備庀實事鎮靜以
戢民戒嚴以待寇御史弗善也疏論公恇怯不
任倭事乞徙內地公通籍二十餘年官不逾臬
副又再得量移遂決計不復出巡撫趙公可懷
薦公需調久次當超遷以竟其用疏下所司知
之公服官廉謹計口食俸隨牒平進白首外僚

是故右公者或未必稱其才而嗛公者卒不能
訾其守王父性嚴重以朝典治其家公既登第
少拂意長跪謝罪至介賓客以請乃解生平動
止自矩未嘗有疾言失色蓋得之庭訓者爲多
居恒悛悛如老書生補衣角巾低首徒步食不
過二簋飲不過三爵堂無楹桷之飾室無紈綺
之御生平不以問學蓋人及其卒也發其篋中
之書丹鉛儼然標記錯互人始知其老而好學
也公之居鄉居官大略如此斯可謂之恭敬温
文篤實輝光之君子矣初先君通支干五行之

學嘗語公曰吾與若法皆當貴然若當勝我我
患無年耳先君寢疾彌留劔七歲孤以授公曰
以累汝故先君之歿也公以小子爲子小子亦
以公爲父公娶于趙生三女子側室沈氏生二
男子長曰世臣次曰世顯後先以病夫公晚年
痛悼閔默疾病纏綿萬曆二十八年歲在庚子
十二月初六日節巾易簣終于里第享年六十
六公之幼子曰世熙其孫曰謙貞幼孺在抱奉
椽卽位呱呱之聲與號踊上下小子追話言之
在耳撫孤童之在髻送往事居俛仰再世日月

逾邁慚負生成嗚呼痛哉公夫人趙氏累封安
人溫柔敬直式是嬪則撫沈所出之子逾于已
生沈亦有婦德事君夫人居寵益畏公之子孫
稍長奉夫人之命將卜葬公于豎橋之新阡惟
食小子毒痛馮塞不能文字庸敢濡血記事排
纘梗概庶幾得請于君子以誌公之墓謹狀

從父弟忠甫令甫壙誌 代先大夫

從父弟長曰世臣字忠甫次曰世顯字令甫叔
父副使府君之二子也初府君以隆慶戊辰釋
褐已巳乞假歸生忠甫于徐州小名曰徐州辛

未官刑部生令甫于京師兩弟之生也相去僅
三歲生同母長同師同補博士弟子員忠甫淑
茂溫文有淑人君子之度而今甫性伉爽多才
藝學書鼓琴習射度曲遊戲及之卽老于其伎
者自謂弗如也府君均愛二子而尤屬望次子
以謂能大其家萬曆乙未令甫病瘵卒年二十
五戊戌忠甫病傷寒不汗亦卒年三十余老于
諸生以春秋講授府君命兩弟從余遊余少失
父以叔父爲父終鮮兄弟以兩從父弟爲弟而
兩弟旣兄我又師事我孰謂皆去我而死斯柳

子厚所謂析余之形殘余之生者耶初府君爲
興化太守爲兩弟占夢于九鯉仙手記其事畱
故篋中曰余夢至里第次兒偃臥樓北窻下有
老醫長身而髯者曰非得紅鉛奪命丹不可爲
矣余緩步下樓長兒芒芒奔來以先君之命趣
呼余余隨長兒入旁室中漆燈熒熒先君課兩
兒讀甚嚴長兒從案上緇一帙示余裝潢潦草
如市肆所刻時文者丹鉛塗乙相閒指其中一
篇曰此人考第一卽中會元余諦視之而覺此
府君所記占夢之火略也及令甫之病也有老

醫孫夢雲來自吳門長身而髯則所夢也診之曰草木之藥無所用之矣安所得紅鉛奪命丹乎府君爲求藥于金陵未至而卒忠甫後四年亦卒然則府君之記所謂長兒芒芒奔來者象兄弟之相追隨以逝也漆燈熒熒者象幽室也王父課兩孫讀者言當從王父于地下也而忠甫之卒也爲戊戌之三月顧太史起元首舉南宮其所試國學文字爲馮祭酒所賞識者忠甫求得其刻本以獻于府君府君手自標注命傳寫之浹日而忠甫暴卒然則夢中所云云蓋聞

記其死之年與其月也然府君占夢時太史尚童稚人世之榮枯死生固已前定而課試之卷牘點定之朱黃已顯顯然見之夢中此尤奇也世之馮知死權悍然欲與司命爭者其亦爲鬼神之所靳憤而不自知也於乎其可哀也已忠甫卒之月嘗之郡城祈夢于韋蘇州夢小婢抱一子曰此若遺腹子也驚而寤曰吾婦方有身而抱子者此弱小婢也吾其殆矣歸而病卒逾月果生一男子然卒天所謂遺腹子者獨兆忠甫死耳嗚呼其亦可謂之妖夢已矣今甫生一

男子曰謙貞今漸長斬然露頭角兩弟之葬也
余漬淚執筆以志其壙而又爲之辭以告哀曰
大均播物兮倣詭渺茫札瘥天昏兮大命靡嘗
吁嗟公子兮競爽翱翔顏色姣好兮被服焯煌
於乎哀哉兮今也則亡轉幃列列兮素帷雙雙
神理荼毒兮道路盡傷掌夢是踐兮漆燈告祥
從而父祖兮于彼幽荒邈隨後先兮九京一堂
一人有子兮宗祏之慶祭祀孔時兮窀穸相望
惇惇我躬兮視天茫茫辭以矢哀兮訊彼巫陽
從祖父今甫錢君墓表

牧齋集七十五

七

君諱世顯字令甫從祖祖父憲副府君之中子
也我會祖王父贈刑部府君有五子長爲我王
父次則憲副府君府君有三子而君與其伯兄
諱世臣者皆先府君以卒伯無子而君有子曰
謙貞葬君於憲副府君墅橋之新墓君兄弟友
愛其祔也異兆而相望成其志也初我王父舉
進士無祿卽世病革劒先君以授憲副府君府
君撫先君於孤孩克有成立迨兩從祖父之長
也先君已稱名師宿儒有聲場屋矣先君以無
兄弟移其友於從弟相愛不啻手足而從祖父

之視先君則師弟子如也當是時吾家方貴盛
歲時伏臘文酒談讌羣從子姓相邀嬉徹逐者
不下數十人君年最少才氣駿發出其輩行間
相與品題人物商略翰墨皆娓娓聽酒酣以
往自起度曲談諧雜出擊劔起舞至客皆雷連
不肯去而君又鯁介好直言慷慨急人之難先
君尤篤愛之以爲真吾弟也君卒先君哭之慟
伯與憲副府君亦相繼卒單妻稚子惻惻相吊
先君傾身撫之壹如憲副府君之撫已也先君
歿又十四年矣稚者日壯壯者漸老獨向之先

生長者邈然不可以復作至于衣冠賓從燕好
游娛之跡追憶兒童時蓋恍然若昔夢矣於戲
自高祖以至於玄孫所謂其初一人之也身尊祖
敬宗而收族宗法之廢也久矣豈或今世吾家
之流風本俗可謂美矣其于古所謂族墳墓聯
兄弟之遺意猶有存者吾家自高曾以來孝友
之德表儀宗門其源深而本厚有若是耶深州
之李氏浦江之鄭氏以敦睦著聞者率是而行
其又何媿於戲其不可不念也矣君之葬也謙
貞倣古石表之制屬余爲之文恭惟君之生平

備於我先君之曠志而志行之抑沒而未章者
嘉定唐叔達已誌而銘之矣余不敢以再告而
吾家之流風本俗不可使其美而弗傳也謹而
書之以示後之人俾勿忘天啓三年閏十月從
父昴子謙益謹述

明旌表節婦從祖祖母徐氏墓誌銘

萬曆三十四年巡按御史楊廷筠言嘗熟縣故
民錢順理妻徐氏寡居苦節五十餘年鄉老列
其狀按驗不妄請得旌表門閭如會典禮部覆
覈以聞 制曰可三十六年四月符下所司行

牧齋集十五

九

事旌其門于所居之虞山里是年十月某日節
婦卒享年七十崇禎十二年十二月葬于頂山
附其夫之兆初我會王父贈郎中府君諱某娶
趙太宜人生五子長爲我祖侍郎府君諱某次
爲我叔祖憲副府君諱某而節婦之夫諱順理
者其叔子也節婦故工部侍郎諱恪之孫女積
習禮教嶷然殊異年十九歸于我未期歲而夫
卒遂以死自誓越三載父母微風之曰夫死而
無子則奈何節婦曰忍死以待應爲後者曰待
之而不得則奈何節婦曰待之而不得我則死

之待之而得不得未可知而或有異圖也我則
亟死之父母知其志決乃不敢復言又十四年
憲副府君生中子世顯出後節婦節婦抱世顯
于襁葆世顯天復抱其子謙貞今謙貞實克葬
節婦嗚呼艱哉我曾王父閨門之教肅若朝典
節婦雖寡眎滌濯羞腆洗勞以待旦靡敢後焉
當是時晝哭不敢而況于夜乎曾王父沒依憲
副府君以老又豈知其子之無年乎夫死而嗣
子未生毀容截髮瑩瑩顧影十四年之內皆死
日也子死而藐孤未立單妻稚子再世一息十

牧齋集七十五

十

餘年之內又皆死日也守節五十年而旌旌未
逾年而歿五十餘年之內節婦之爲生日者無
幾節婦之所爲方諸凡爲節者極難耳節婦長
身疎肩面如削爪鬪門與宗人言音節琅琅聽
之者皆曰丈夫也晚而好浮屠法長齋禮佛遇
內外親疎皆有恩紀謙益之娶婦也爲納采焉
其沒也羣從皆有分曰吾先姑之後也其敬順
惇睦知道理如此銘曰

曲房幽室白晝寒燈五十餘年節婦不生烏頭
綽楔漆書青史後千斯年節婦不死頂山之巔

墓木有拱堂堂白日炤此孤冢

陳孺人錢氏墓誌銘

錢氏五王遠條葉吾祖偕弟起經術從祖副使
二子歿有孫謙貞仲不絕是生長女應一索歸
于潁川宜爾室皇舅太守登大耋旣饋欣喜加
餐食維虺再夢蘭未茁長懷似續心逼塞嫁時
十七今逾廿容華嫣然初日出諄諄懷憂語啾
啾如老成人古所恤崇禎戊寅七月七中庭露
坐星月白非雨非霧衫袖濕舉火視之殷朱血
此爲何祥兆非吉低迴自傷鈎掛臆明年盛夏

病中熱庸醫索命助鬼伯老祖母徐趨視疾猶
問七箸顧啜泣歸來夜半扣門急嗚呼哀哉永
分背炎炳鬱蒸焚赤日餘閣之奠蠅惡集清揚
端好不可識木匪狸首斂倉卒二女繼殞血胤
畢悍者不殲淑不福皇天老眼嗟失職癸未嘉
平甲子吉卜葬祖塋唯墨食霜天顥顥寒凝疑
祖母扶將叫臨穴從伯牧翁銘幽宅昭女賢明
命奄忽埋石千年永不泐

牧齋初學集卷第七十六

譜牒三

文林郎湖廣道監察御史錢府君墓表

錢氏之先自吳越有國至文僖公惟演傳七世而千一公元孫始渡江居嘗熟又四世曰鏞其小宗曰珍公與余自是始分公諱岱字汝瞻鏞之第八世孫也公抱淳稟和鍾美豐物具既醉之五福極生死之榮哀登進士高第授書州府推官秩滿召爲侍御史入踐臺閣出按齊楚子孫趾美再世制科服詩書義府之訓襲青油暘

牧齋集七十六

一

轂之盛是其貴也壯歲服官疆任解組不試故藝推以治生高臺曲池丹青錯迕琳宮仙館黜堊彌望榱桷煥乎先廟發石被乎水涯是其富也享年八十有二堅悍不衰度曲飲酒移日分夜天啓壬戌五月廿二日其彌留之夕也猶與客燕笑對奕飾巾就寢形神已離康寧考終夫又何媿惟公明允沉塞弘亮端莊其在閨門也正容率物動有恒嘗而必以豈弟爲德其在公門也斧劈刃解舉無秕政而必以求生爲仁自同氣以至于九族無弗卹焉自舊故以迄于媵

廢無弗收焉貴勢熏灼而戶堂不絕夫饑寒年
齒篤老而禮貌不衰于寡稚五福之本曰攸好
德所謂惟其有之者與嗚呼公長才偉節踴足
仕塗中年牽累一斤不復一座主江陵公之故
也公爲御史八年未嘗有一次遷拜其在山東
歲所決囚不滿額江陵恚之顧亦以此知公江
陵故急才得公所上封事輒反復稱善江陵未
爲不知公公故未嘗附江陵也夫不附江陵者
公之義也江陵之能知公者公之材也江陵之
察也江陵功在社稷久而著明矣以江陵牽累

者雖不獲伸于生前亦可以白于身後矣蔡中
郎之嘆卓也柳子厚之附叔文也君子猶深原
之而況于江陵乎而況于公乎公閒與余言江
陵默然終日能一言徐定是非如昔人所以稱
王魏公者一日朝會中都畱守司官不候引奏
御史欲糾之江陵曰畱守不引奏也視朝儀果
然都門木中出火臺臣欲上聞江陵曰朽木能
生火也言者遽止公酒閒與余語萬曆初事媿
媿不休以此知公有心于當世者也繇此言之
謂公附江陵不知公者也諱公爲江陵所知又

豈知公意哉公之子湖廣副使時俊卜葬公于湖橋之新阡既食屬爲石表之辭余謹書其大略而三致意于仕止之際辭繁而不殺焉不惟以信于後世亦公之志也

鄭令人墓誌銘

今人姓鄭氏吳郡之崑山人族兄監察御史汝瞻之側室也裔出顯肅本椒房之華胄祖惟文康有林下之風氣麗水饒珠崆山多玉飛華落藻是生令人幼有異姿若簪珠而衣穀弱不好弄羗習禮而明詩秉簡贈藥國風謝香草之詞

牧齋集七十六

三

竝宿雙飛家集詠竹枝之什年十有四歸于吾尤宜其家室克受成福實命不猶無復小星之嘆以弗無子載徵大國之祥瑤碧生堦旋珠在掌花冠錦襪羅拜歲時綠幘傳鞦趨風左右徽華播于生前高朗稱于身後嗚呼媿矣初汝瞻乞身烏府樂志丘園壯心未灰餘年欲耗令人妙選二八廣徵殊麗長袖短袿尺寸合度薄鬢輕紅莊點應圖新歌子夜舊舞前溪靡不教以屈折得之指授事昔治酒洗腆供具烹羊魚羔以享賓客殘杯餘瀝以逮輝胞客賦既醉主稱

未晞令人身襍傭保躬親庖湑庀治信宿供帳
至旦至乃親朋契闊飲博流連卜夜爲歡棄日
未厭碧綾委地氍毹滿堂絲奮肉飛釵掛袖拂
令人巡徼有嘗傳教不絕湘簾繡幕膏火參差
突厦曲廊拆鈴周匝機杼軋軋與歌版而下上
裙布垂垂雜舞衣而迕錯所謂雖富不驕能勞
有繼者與令人服事汝瞻自壯逮老寢食飽安
疾病診眡嘗自誓千秋百年必誠必信然後下
穿黃泉親拂螻蟻及汝瞻康強壽考而令人寢
疾彌畱顧影而嘆吾其已矣幸得歿于主君之

手不幸不獲信其婦孺之志白骨旋枯丹誠不
沫惟有長依冤魄矢報窮塵耳淚承于睫視不
受含年才十有 嗚呼恠矣擁髻視燭通德
之末夕悲涼無關存歿方幅齒遇絡秀之餘年
告誠但爲家門豈若易簣之頃終戀所天如結
之心攜之入地斯可謂上流嬪人賢明貞順者
矣時維玄月禮當大歸指舜華之禮豔求謝青
陽掩玉樹之青葱長埋黃土益也忝居南阮叨
燕西園酒後耳熱感餘論於綠衣送客畱髡詫
狂言於紅粉數峯江上如聞湘瑟淒清六曲屏

前空見思公惆悵不辭授簡敬撰刻文用以相
哀匪徒獻吊云爾銘曰

椒風兮分華蘭蕙兮遺響須女兮斗旁張星兮
河上秋風急兮白楊送美人兮北邙青溪水兮
繁霜落魚山祠兮春草長朝雲兮暮雨詔明珠
兮雒之浦歌余詩兮浩倡長芳菲兮終古

族子純中秀才墓誌銘

純中諱文光與余同姓於世次爲族子純中之
父曰虞江翁年十八居海上爲倭人虜去福船
俘之以歸反接坐纛下翁大呼嗷天曰我嘗熟

牧齋集七六

五

鹿園錢氏子也主者訊得實牒而歸之出贅於
江陰徐氏依女家以居生純中所居鄉曰楊舍
去繆詹事西溪家二里而近西溪年少負盛名
不可一世聞純中孤貧好學延與同硯席長相
優也純中亦用西溪有聞於時純中攻於舉業
其視科第猶撥之也博聞強記爲敘記哀誌之
文於當世所稱文章家往往能割剝馳騁與相
下上爲博士弟子員垂五十年生產日挫資賣
文以爲活其子姓食指日繁與其兄之孤嫠衣
食百須皆仰給於十指以故其窮益甚志氣日

益無聊賴竟加老病風以死嗚呼可悲也純中
深目多髭意氣嶽嶽見貴人未嘗相下奕碁爭
一子至推枰揎袖不已口所欲言視人有諱避
之色故大聲出之其人頭面赤腫弗顧也天啓
丙寅西溪以奄禍死純中嘆曰吾與西溪俱生
嘉靖之壬戌今六十有五年矣彼已得死所吾
不幸以不材全其天年將安歸乎病風劇手足
竒右使其子扶掖見余語不可了時以指畫几
其子傳道其意以爲不獨自悲其窮蓋亦傷余
之不遇也後西溪之亡三年崇禎己巳十月卒

牧齋集七十六

六

後三月妻周氏亦卒辛未二月合葬涸岡西之
祖塋余少侍先君與純中相識比上公車西溪
語我曰純中孝友篤至今之壹行人也歸而質
之先君先君以爲信銘曰

君嘗從余遊於帝京紫宮雙闕瞻彼穆清周覽
禁苑漸臺神明縱觀輿服流睇觚稜二京三都
心維目營貫酒燕市驅驅五陵憑高吊古悲歌
涕零歸而著書贊我皇明列傳七十草創一經
故紙敗筆點竄欹傾事雖未揆厥志亦宏荒郊
平田原隰從橫纍纍蓬顆埋此俊英嗚呼刻辭

求閉幽局

族兄觀伯錢君墓誌銘

吾先君作聲隅子自傳有友六人焉族世父無
登先生其一也先生諱繼科飲酒賦詩慷慨善
談論余六歲就傅先君請爲童子師王母卜夫
人笑曰若爲兒擇師乃自覓酒伴耶先生目喪
明教授弟子數人其長子觀伯偕來講授余捨
所授書越席往聽觀伯與諸弟子皆日笑之余
心知其爲少我也當是時觀伯長于余八歲頎
然長身余才與書案等耳後數年觀伯與余爲

牧齋集七十六

七

文會方其據案俯首經營文苦風炎日燥筆墨
憂憂然余從旁掣紙捉筆謹叻相亂或指目其
額汗眉蹙以相嬉笑觀伯張目疾視不接一語
久之喟噓不可耐亦听然一笑也又數年余與
諸名士爲竹林之遊遂罷去觀伯始補博士弟
子員家益貪讀書好古修君子之行悒悒不得
志以死天啓六年十一月也年五十有二崇禎
九年十一月觀伯之二子龍躍龍惕卜葬于羅
墩祖塋之昭穴啓前母吳氏之權厝耐焉哭而
謁銘於余嗚呼余猶及見觀伯之成章以迨於

壯而老死又見二子之纘言厲志克有成立以
葬其父則余之閱世亦已老矣追思五十年事
語言嬉游一觴一飯顯顯然無有忘弃蓋不獨
中年親友取次凋落有酒闌人散之感而余之
衰遲慵墮老而多忘不自知我非昔人爲尤可
嘆也觀伯諱爾光裔出吳越武肅王自千一公
始家嘗熟傳八世爲探樺公諱元祐觀伯之高
祖也觀伯與余繇是而異銘曰
孰穿匪坎孰隱匪阿瘞銘斯石君有則多

嶧縣知縣何府君墓誌銘

牧齋集七十六

八

府君何氏諱允濟祖諱墨父諱鉉邑之甲族也
萬曆戊子以國學上舍生中應天府鄉試五上
春官謁選知東兗之嶧縣事左遷授雲南幕致
仕年六十一而卒夫人錢氏山東按察司副使
諱順德之女謙益之從祖姑也後君十六年年
七十八而卒將合葬其子珩枝奉府君之鑿言
乞銘於謙益於是小子謙益泣而言曰於乎我
先君幼孤移其孝於從祖視從祖姑猶親姊妹
視其夫猶親姊妹之夫而我先太淑人之于夫
人則親嫂婦如也吾于君與夫人少而有記焉

長而有見焉老而有痛焉其弗忍以不之志也
志吾之所記者曰吾爲兒時王母卞夫人無恙
君與夫人歲時伏謁羣從中表畢集皆鮮衣盛
飾從容歡讌君身衣補衣俯躬低視閒一齟齬
而笑未嘗至矧先君字呼之曰商楫兩眉閒幾
何著多許徽纏耶卞夫人亦曰何郎姪姪修謹
大姊談笑大噓如雄快男子是亦一反也吾之
所記者如是君與夫人之生平其可知也志吾
之所見者曰君好詩耽禪大書于壁以高遠夫
何次道自況吾少與珩枝同學君時時相就劇

譚閒發狂言柱其口亦所然不色忤也北上公
車舟行出嶧境嶧多盜君戒驛徒于輒降顏色
好詞誣誘之比暮擊柝聲寂然各烏獸散矣問
其政計口食俸決杖不過十見上官愬民窮盜
起其容有憾如與家人絮語竟用是左官家產
日落與夫人廢箸析居里人皆嗤君拙宦而亦
知其非貪吏也志吾之所痛者曰府君後我先
君七年卒夫人之卒也後我太淑人四日耳天
降割于我兩家死亡彫謝如筭之旋圻其籜二
三稚子衰麻哭泣熒熒相向則皆蒼顏白髮矣

當吾之舉進士入史院也府君需次長安賦霖
雨篇以張其事再罹鈞黨之禍屏居奉母未嘗
不有愧乎其言也吾每侍太淑人念夫人有子
而貧輒停箸嘆息吾心多懼凶又惟恐不得如
夫人之子嘗在母前也繇今思之所愧乎府君
之言者已矣所羨乎夫人之子者又豈可復得
哉嗚呼小子創巨痛深于君夫人之葬假玆石
以告哀毒痛憑塞序而終焉所爲至哀無文者
乎是爲銘墓在嘗熟縣東之宛山今年實崇禎
陸年

陳府君合葬墓誌銘

府君姓陳氏諱欽光字唐父其先自閩候官徙
嘗熟以國子監祭酒諱寰者爲祖以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諱察者爲伯祖以南康府同知諱堯
仁者爲父南康娶瞿文懿公之女府君瞿之自
出夫人朱氏工部主事諱寅之孫監察御史諱
木之子也生男三人伯曰治體次曰治猷曰治
揆女子四人其次爲余妻累封淑人孫男女十
五人曾孫男女七人府君孝友順祥長不滿六
尺低首俯躬語言姁姁然少學於元舅太僕公

鏃礪志節侃侃如也宗人使盜殺其從弟橐金
行賄府君叱去之夫人長身魁形警咳如偉男
子縫紵烹飪勤勞不懈既饋以至偕老無迍色
無違言宗黨之人咸以爲媿德也我先君通敏
彊博爲世儒宗長于府君六歲賢府君而友之
酒食徵逐披見肺腑故次女歸於我余成童與
伯子爲文社在塔院之荷亭府君莅焉余甫削
藁上浮屠穿廊無叫囂跳擲日下春歸院伯子
猶刺促硯席閒府君手余文巡其坐而數之曰
若嘔出心肺得錢家郎一言半句乎若何不承

其餘竅乎旣而夫人送酒榖相勞且譙且數刺
刺不少休燭跋而罷院僧環聽竊笑以爲嘗府
君爲文攻苦振奇搢擢胃腎年五十二才得試
鎖院歸語夫人吾生平望省門向西而笑今得
快意矣日相度旗竿何向燕饗何所戒夫人庀
羊酒以俟已而寂然煩寃結轡意不自聊病不
良食明年庚戌余及第報至爲解顏少食粥糜
閏三月十二日遂不起夫人後府君八年卒年
六十有六府君擢文勵志蚤夜呼憤思繼其先
世及外家之緒而不可得此其老且病矣聞余

之獲雋而喜以爲猶于吾身親見之也今余荏
苒遲莫頽然一老書生不獲立王功活生人以
盈府君之志死者如可作也其所自爲攢眉者
安知不輒然一笑而其爲余開顏者又安知不
喟然三歎乎嗚呼其可悲也已以歲之不易家
門之陵替府君權厝淺土夫人尚在殯宮以崇
禎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合祔于頂山之穆穴
淑人率其弟姪跪而請曰夫子銘矣嗚呼余何
忍不銘銘曰

將將蘭綺峙高門兮天作好合叶朱陳兮鸞歌

牧齋集七十六

十二

鳳舞歡友賓兮舟藏樹靜日西淪兮蘭芳蕙問
委窮塵兮頂山之墳旣固安兮光氣熊熊宜子
孫兮夕雪掩路晨雲屯兮望彼列楸涕霑巾兮
總角獲見眷嘉姻兮懷舊東武愧安仁兮刻詞
好石訊千春兮

敬齋初登筮未滿七十七

祭文

萬曆四十二年庚戌朔越十日具官

錢謙益謹述

夫少時以公之

神曰

九鼎朝

我 皇平

車猶之不

城覆師勢如燎

沉靈璫不開羽書

及卿士目曠口張

搖主伯

咀或

壘大夫

瘖欲

公岳墳

風肅然

祭趙

祭趙

天啓元年歲在辛酉九月朔日巳亥翰林院編
修錢謙益謹以瓣香之儀致告于明故資德大
夫政治上卿太子少保刑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謚端肅趙公之墓曰於乎昔在我祖受知于公
遇以國士拔諸孤童哀我祖一第早夭公悲
祝予涕泣傾倒我祖雖歿遺跡粲然感恩知已
有詩卅篇追我先人拜公馬首故人稚弟厥愛
孔厚昔我童年嬉戲徵逐大母教我無忘端肅
老者木拱稚者髮白耿耿斯言猶在宿昔今我
銜命掄材于泐歧望濤江我心如折敬遣一介

牧齋集七十七

二

拜公墓次問公子姓告以舊事惟公明德如岳
如山我搆國史如識面顏庶幾夙夜黽勉終古
用以報公亦念我祖嗚呼尚饗

祭傅文恪公文

萬曆辛亥我師太常寺卿管國子監祭酒定襄
傅公卒于京師之邸舍其門人錢謙益方在苦
塊爲位而哭行心喪之禮旣免喪浮湛里門又
七年所復就班行 今天子改元之歲奉簡命

偕屯留暴給諫往典浙試旣歲事始得遣一介
附給諫以入晉謙益乃泐頌悃蕭望拜稽首爲

文以告于吾師之墓下於乎哀哉昔在丙午獲
登公門遇我國士付以斯文曰我得子可謂弋
獲如陸得愈如歐得軾載上公車拜公邸舍長
其羽毛借以聲價吁嗟末俗限隔勢位舉主門
生儼然相吏惟公于我德音孔咸乃授几席乃
親杖函僕隸謹迎家兒掣曳不辨主賓况乃師
弟我舉南宮公笑筦爾非我實賀乃爲國喜麻
衣如雪巖霜夏零唁兼以勞慊涕交并虞羅高
張宦海喧唳我旣銜恤公亦念歸公書告我長
安碁局拙工斂手旦晚初服歸未再葺俄得公

計創痛因仍噩夢錯迕荆棘布地風濤稽天沉
沉故園一曠十年敬走一介拜公墓門陳根幾
宿漬酒尚溫哭不憑棺奠不親竿臨風告哀有
淚如寫嗚呼哀哉自師之沒星霜遙遙歲將一
紀代更三朝朝著鼎新班行嗔咽人材日凋
黨論未輟東方小醜訐我全遼兵餉鈍敝徵輸
釋騷我躬不閱惟憂用老滄海橫流歎彼腐草
寸心如折盃以告公沒而猶視公神所恫我心
雖長髮已種種三組無聞一官猶冗感恩知己
先民有言何以報公不辱其門嗚呼哀哉尚饗

祭高陽公文

維崇禎十二年歲次己卯正月十七日乙亥吾師高陽少師公殉國報至越翼日丙子其門生錢謙益爲位于墓次之明發堂製加袞之服率稚子孫愛拜而哭之越三日戊寅謹具特牲之饗昭祭于吾師之靈嗚呼戊寅之冬奴陷高陽謀報聞至旁午未詳我前知公就義已審中心如擣退哭諸寢流聞錯互傳遽梗塞如魚挂鈎耿介胸臆疇昔之夕邸報北來公死信矣嗚呼痛哉山川北流尾沒勃碣公生斯世一柱硨磲

收齋集七十七

四

羯奴何人而敢余侮圻我地維折我天柱箕尾黯黯斗極矇矇將相兩星齊隕崆峒日食三朝熒惑在廟野熊嘯邑袞火震礮蝗飛川涸不令不寧天用漢法移諸股肱身塞災青以奠九州奴刃如飴上尊養牛嗚呼哀哉公初出鎮畫關爲疆赤縣黃圖寄命堵牆奮袂抗議屹如泰山誓復河西以保危關經營華路儲峙糧糗奄有寧前以及錦右戎索稍定奄禍遽興晉陽之甲蜚語沸騰緝緝羣小馮奄逐公羯奴拊手酌酒河東公再出鎮畿輔踐蹂遼趾驚奔如逐瘞狗

呼吸定變徒手單車倒戈入衛關門晏如巖疆
復宇叛人獻馘露布晨馳都門晝鬪奴焰孔熾
倚公長城綸閣虛席鋒車急徵奴警解嚴視公
贅疣一肘後掣衆喙旁咻任重權分功大失少
角中歸里未厭羣小天門蕩蕩雷車殷殷愁置
一老以膏奴吻羣小鋤公如稂如莠羯奴何知
爲彼假手子期割心弘演納肝千秋萬世同此
寸丹入相出將取義成仁魯公晉公合并一身
公歿之日屋廬蕭然左圖右書蕩爲雲煙輦輪
捆載今復何有藉手羯奴閒執讒口闔門殉國
未悉幾人故知從公竝侍帝晨白首門生未獲
死所臨風告哀老淚如雨嗚呼哀哉尚饗

再祭高陽公文

維崇禎十二年正月十八日丙子門生錢謙益
哭我師高陽公子墓次之明發堂爲位而奠焉
士友之來吊者拜焉已而疑所服心喪三年洙
泗以後未有聞焉我未之能行也唐制爲座主
齊衰三月宋蘇軾之喪張方平也亦然本朝不
爲座主制服倣于唐宋之閒其可也於是服齊
衰三月越四月十九日丙午始除服復爲位于

斯堂陳庶羞清酌之奠而爲文以告曰公之殉
國于今改年自我制服葉莢三遷心喪慙古純
采違衆齊衰三月倣彼唐宋日月不居我服斯
除我心悠悠式傷且瘵公之云亡 當宁閔側
三靈震驚四海嘆息公之完節 上帝所畀孔
曰成仁孟曰取義彼何人斯別有肺腸讒口囂
囂訛言孔將絕倒慶幸柳榆罵詈稽首羯奴頌
以天吏蜚語流傳謗書沸騰糞擲蟾蜍矢集青
蠅方叔元老再鎮危疆定我戎索驅彼犬羊威
名輝赫羯奴所忌彼何人斯與奴合契勃碣傾
北山海墮東奴賀塞外彼賀域中公神在天騫
乘 三后參旗導前雷車殿後受命 帝所汛
掃羣胡朝蹂歷城夕齟幽都嚮誅羯奴告成于
帝朱書烏篆刻銘雲際視晝暝夜舒雲握風
視彼讒人眇如蟻蠓伊余小子才薄德輜惡言
禦侮媿彼仲繇堂堂白日煌煌青史不負師門
庶其在此嗚呼哀哉尚饗

祭都御史曹公文

崇禎七年九月甲子具官門生錢謙益謹以清
酌庶羞之奠昭告於故都察院左都御史曹公

之靈嗚呼公居諫垣萬曆之中門戶角立鈞黨
成風惟公公忠彊直昌言折衷誓欲渙諭訛之
羣疏道學之禁使正人君子拔身連茹相與扶
國運於昭融公去而黨論不可復挽朝廷遂爲
之一空及其再出黨禍蘊崇椽人負嵎小人乘
墉幸脫屣之云早幾不保其一畝之官天開地
闢同孽蟲蟲萃宮鄰與金虎集矢鏞於薄躬公
在憲府扼腕奮筆余得脫於羅網而公遂不免
羣小之匈匈遡國論之翻覆二十年餘俯仰三
變而公皆身當其衝忠君愛國憂心忡忡正色

收齋集七十七

七

寡言大道爲公樂善類之應求信聲聞於鼓鐘
嗟讒口之描畫終不能抹撤其清忠公之在朝
國論有所楮柱人才有所芘依而小人闔寺有
所畏憚而未逞其毒凶公之去國維蜀之籍滋
多同文之獄交作而狡夷流寇皆接跡而內訌
公今已矣朝亡元龜世失砥柱而國之元氣渾
淪磅礴獨全歸於鴻濛嗚呼哀哉已巳之夏我
車載東出祖於郊有墨其容閔世道而三嘆匪
興愾於飄蓬追陳跡於六載恍昔夢之攪宵儼
觚稜之在望撰杖屨其奚從緘哀辭兮汗里寄

老淚於秋風

祭南昌劉宮保文

維年月日具官錢謙益謹用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劉公之靈曰昔我先廟明目達聰朝入翼室夕而相公政決壅河士起死灰謹呼鼓舞如風如雷先帝知公可託冲子臨終之命親憑玉几宮鄰膠結婦寺披猖重陰積霾籠蔽少陽公率諫臣定策枢前手捧旭日出於虞淵國論喧呶夷氛孔亟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自

牧齋集 七十七

八

昔權奸衡執國柄驅除元臣罔恤顧命逆瑾作難先去雒陽逆賢之焰逐公始張正人在朝國有綱維如坊止水田者不知及其一去若決大川誰能捧土塞彼滔天聖明御宇號咷博求番番黃髮國斷王謀風波喧騰檣傾楫墮長年三老袖手安坐有黨有讎人或柅之何辜于天俾不愁遺嗚呼哀哉神宗末年黨論弘多詞垣有人咸離網羅公曰善人國之元氣正色直詞出我衆忌閣訟再起公爲國恤扼腕填胸恨不我直我於朝著如鴻一毛公之寶之和璧赤刀

豈無公望豈無卿才曰一个臣公何愧哉奄種
蔓延黨禍沸騰海宇瘡痍陵廟震驚古之蓋臣
視不受舍公雖長寢憂心愴憚溫公病革夢語
頻繁陶公之歿豈無話言千里寓詞揮淚如雨
何以報公一慟千古嗚呼哀哉尚饗

祭孫文介公文

歲丙子之孟陬兮春氣奮而青陽哀夫子之北
征兮載元氣而上翔天門開而詆蕩兮中宮雪
其景光排玉戶而撼金鋪兮謁神祖于瑤堂
嗟宮鄰之盤互兮值金虎之披猖童謠倉琅於

牧齋集卷之九

九

尾鷲兮優歌枯菟於特羊選巫咸而叫帝閭兮
灑血淚之浪浪策書夕出於禁闈兮青社朝分
於雒陽仙李盤根於奕葉兮桐圭蔽蒂于扶桑
神祖揚靈而慰余兮覽余情之信芳下天街
而躊躇兮顧帷幄而慘傷退致命於皇考兮
哀天壽之弗將雉羹斟而莫饗兮何蜺形而弗
蒙龍胡相逮於下土兮馬劔高懸於尚方指皇
天以爲正兮誠不忍見白日之蔽壅靈存紛其
下土兮儼大行之在傍飄風扶其輪轂兮雌
霓連蜷於袞裳梟揚白虎先後而陪扈兮望豹

尾之茫茫厲天津而橫度兮限析木之無梁盍
歸來乎箕尾兮列東維之舊行九子睽而斥絕
兮敖客哆以簸揚仰閣道之迢遙兮憎卷舌之
光芒觀車騎之滿野兮誰策馬乎王良指街北
之旄頭兮睇苑東之天狼耿河漢而獨處兮終
抱恨於七襄重曰浴蘭兮沐芳佩瓊琚兮升君
堂君之堂兮幽幽奠桂酒兮陳柘漿日晚晚兮
君不御期夕張兮夜長靈之來兮儻而逝旋回
軫兮帝鄉登端門兮太微掉帝車兮中央齊氣
候兮台階和陰陽兮戴筐空貫索兮垣墻撫天
棂兮攬槍燭王燭兮暘永風降四時兮嘉祥竝
傳說兮漢津應南極兮壽昌

祭唐太嘗文

吳會之間參錯俊髦儒林文苑蔚如牛毛其書
滿家行汗牛馬馱聞動衆著述或寡我得公書
輔世二編俛讀仰思其人儼然上窮掌故下逮
蒙古如醫有錄如碁斯譜病在膏肓良醫出走
一著之差國工斂手諒其實虛決彼明昧如丹
如青以著以蔡我讀公書昧昧以思公之爲人
我亦見之氣雄九軍目營四海匡時力阻報國

心在蜩塘內沸戎馬外訶番番黃髮痕瘡在躬
握手不得轉喉觸諱慨當以慷憂或成畏苦心
沉沉託之寸觚摹此前哲教彼後夫於乎公乎
今其已矣長編猶新九京誰起伊余與公素昧
平生勞公記籍問其氏名蟲刻徒勞馬齒滋長
何當于公而辱嚮往嗟此哲人未奉緒言歿思
典刑在願執鞭先民有言讀書尚友繫我于公
接跡已久申寫夙心跪而致辭如與公言公其
聽之

祭翁太嘗文

牧齋集七十七

十一

君少執經于我先子君居函丈余嬉稚齒著履
加膝捉筆書几顛倒裳衣狼籍文史君不余嗔
頷之而已時或春然顧我則喜君爲鄞令冠帶
陸離盈盈雅步宛宛容儀余方駘宕幼而服奇
蓬髮歷齒不介而馳君笑顧我如髻齒時呼我
英妙勉我下帷余偕計吏君官夕郎握手道故
推星閱霜興言負笈念我倚床釣游儼然况乃
門墻引滿爲壽感嘆相將伊余適籍閔凶遽臨
冰雪距門哀猿叫音風濤相逐歲月滯淫我思
古人考槃在吟君躋首垣陟于卿寺休沐言歸

把醜相視契闊過存雜坐讜語流連故舊問訊
寒暑眈籌廻翔令章容與人醒夢夢君醉楚楚
余顧而言君其鼎呂是亦爲政何必遠舉納言
甫推賀門攸萃不燕于堂胡哭于次明旌低昂
拭眼疑寐單杯親竿髯殘醉於手哀哉九閭
沉沉奏囊交珥君爲勞臣僂俛左掖如涉洞庭
颺衝颿激魚龍湛浮上作霹靂長年三老不震
不惕亂流而濟枯天浪息奉嘗清卿雍容媛姝
周道如矢範我馳驅回視中流披柁號呼如旅
獲歸如負驟蘇大限俄窮莫騁修塗不躓于險
而躓于衢於乎哀哉君弟畜我實自童蒙余慙
昌黎事實如兄余鈍而頑君駿而通飛鴻雛鷓
厥喻則同余序疏草擬于文莊斯論倘篤君爲
不亡于祭告情纏綿惻愴靈其降止愼焉尸堂
尚饗

祭王二溟方伯文

惟兄與我戚屬中表兄弟畜我申以朋好心跡
因依肺腑傾倒兄爲松栢我若蘿葛兄在先朝
郎潛已老我官詞垣載筆控討日旰車闌霜寒
馬早郵舍蕭條禁鐘縹緲彷徨官燭流連清醪

客衣欲單旅飯不飽互裝絮綿迭饋鱸葦仕路
喧逐物倫苛媿鈞黨刺促憂心悄悄兄如復陶
卷舒馴擾我如箕帚動被屈撓過從歲時慰勞
昏曉嘆息風塵信誓衡茆征蜀之役兄出南道
禽其渠帥以殄蠻獠有功不伐捷書莫致隨牒
平進回翔窈糾金盤火齊高牙大燾何當目營
徒有頭掉年至懸車碩寬獲考三徑嘗闢一室
自埽築室面山浮堦引沼詩成綺靡曲度懊惱
徵歌激越選舞僂偃晷增日促燭繼月皎百年
何幾而遽不保二品非榮八十猶夭嗚呼哀哉

長齋集七十七

十三

我困蓬藿黨禍未了銀鐙牽連網羅搜攪兄過
執手爲我心標感懷賦詩憐我纏繳迫我言歸
音塵杳杳笑言髣髴夢惻恻手簡盈篋殘詩
在藁每一念及淚漬懷抱蕭蕭朔風飛飛丹旒
辭其旅室歸彼域兆奠此一杯以當祖道榮名
何之物化非寶敬赴素車敢負宿草嗚呼哀哉
尚饗

祭于惠生文

惟我與君定交晚晚疇昔之歲過從繾綣邀我
園林燕我池館妙香滿室乳茶傾盞橫陳尊彝

傾倒篋行最秘惜者華不注卷煙巒雲樹髣髴
在眼楚酪和鮮吳羹挈飯露雞清烈子穉永雋
華酌既陳清言徐展上下騷壇揚扈詞苑有難
必訓無和不反晨花日傾夕竹露泫班荆語長
刻燭晷短君爲所然顧語小阮蘭亭栗里斯會
非遠詠君歌詩綺靡擘緩香奩艷冶玉臺婉孌
溫李新聲徐庾舊撰志士失職高才連蹇轍魚
過河轅騏下阪漢妃嘆盈湘娥淚潛桑者閒閒
棗下纂纂晚就我謀有書徑寸自悔少作請循
其本顧我夢夢其顏有赧猥以枯竹負此青簡

牧齋集七十七

十四

伊余衰暮見抵罷免老屋三間衡門兩版得君
慰藉忘我蹇產承君之計回環自忖天不慙遺
我老無伴凶星纏綿風波搖演餘殃奄及能使
君殄申戒烝徒勿俾我善君方大歸我又病瘡
抒詞告哀酌以一醖漬酒有時豐碑可纂庶幾
陳根伸此悃歎嗚呼哀哉尚饗

祭徐元晦母王夫人

維年月日某等謹修生芻之奠敢昭祭于徐母
太原王氏夫人之靈曰于維夫人克媿德門珩
璜化德榛栗告虔娠賢振振起家藹藹鼎養滋

豐蘭綺未改受茲介福既壽而康杖而唾遠視
則履強有攜有嬰扶床坐膝勉薦滑甘謹覓梨
栗八十五年飲醇含飴飾見舅姑優游大歸藥
藥元晦呼號罔極僕御助哀閨里嘆息自母有
疾于今二年不櫛不翔鮮或墮言嘗藥蜚吻滌
榆龜手便溲枕藉禱祀望走云何百年大限不
回圻子于裏奪母于懷嗚呼孝思曷維其已子
如元晦斯則可矣我思古人囊身置褚豈不重
氣曰有老母勿謂任俠言不中程不許友死載
在禮經小人有母甘毳罔效或聞而危苟訾以
笑登母堂宇拜厥几筵孰不爲子能不潛焉母
曰子兮無然涕淚仔肩我孤以永錫類靈如愴
焉至止徬徨何以昭祭永言不忘

祭姚母文夫人

牧齋集七十七

十五

昔在甲辰始識孟長如古定交杵臼之傍夫人
聞之爲具酒漿高歌擊節意氣慨慷酒闌燈灺
僕被對床過從信宿日移夜央談圍樹頰文戰
掉鞅秋風矯厲寒星角芒夫人欣然怒其瞽狂
列在猶子許以鴈行自時厥後燕游孔嘗樞衣
拜母酌彼兕觥鏃礪道義切磨文章响濕濡沫

